

重修道安長老年譜 (增訂中，未完稿)

凡例：

- 一、本年譜以《道安長老紀念集》中之〈道安法師簡略年譜〉(初稿)為藍本，摘錄道安長老日記、著作、說法錄音帶，及他人所寫紀念長老文章增訂之。增訂之文註明出處，以資核實。
- 二、年譜分五個時期，明長老示化歷程，並略述每期大要。
- 三、長老行事甚多，本年譜著重其自修功夫，及弘法利生之如來家業。佐以時事，明長老於困難的時局下，堅毅不撓的精神。
- 四、為方便讀者辨識文句來源，以字體顏色區別：
 - 〈道安法師簡略年譜〉原文：黑色細明體
 - 增訂文：藍綠色細明體
 - 編者撰文：褐色細明體
- 五、若有歷史圖像、影片，隨文附之，以便參照。

大綱

時期	時間	主要地點	大要
一、世學養成期	1907~1925 共 19 年	湖南祁陽故居	道安長老出生大族，自幼聰穎過人。六歲入學私塾，學習中國古典文史子集，十歲又於陶氏私館接觸新思想，養成了深厚的國學基礎，亦啓發探討西方新學的興趣。
二、僧格養成期	1926~1938 前後 13 年		
(一) 戒學、定學成就	1926 年 1 月 ~1931 年 7 月 共 5 年半	湖南紫雲峰佛國寺 湖南祁山仁瑞寺 湖南南岳巖洞	道安長老十九歲皈依，二十歲出家。出家後第一年，於佛國寺學習寺院規矩及戒律、經法等。受具足戒後赴仁瑞寺參學習禪三年，更入祝融峯龍池山洞苦修十八個月，悟深禪境。這五年半中，成就長老深厚的禪定功夫。 自此以後，因多方弘法之邀約，及世局之不許，長老常求

			再給五年功夫，閉關參究，竟終身未得。
(二) 慧學成就	1931年7月 ~1938年 共7年半	南岳祝聖寺	長老 1931年7月報考南岳佛學研究所，1932年9月畢業，旋即任南岳祝聖寺講習所所長，1935年又受聘為南岳佛學研究所教師至1938年10月止。這六年半中，雖已聲名遠播，屢受邀到他方弘法，但大部時間深居南岳山中，教學並濟，廣閱諸宗，旁及西洋哲學之探討。
三、大陸弘化期			長老法雨所施，以湖南、廣西二省為主。偶也澤及廣東、四川等地。長老淵博的學養，無礙的辯才，深入僧俗二眾心中。
(一) 興起廣西佛教	1939~1946 前後8年	廣西桂林等地	
(二) 發展南岳僧教育	1947~1949 前後2年	南岳祝聖寺	1947年9月南岳諸山代表至桂林迎請長老回山。長老立志「發展南岳僧教育，建設中國新佛教。」然弘化事業甫開，因大陸政權轉變，不得不遷徙香港。
四、香港客居期	1949.7.6~19 53.2.4 3年7個月		長老在香港，雖也隨緣弘法，但長老形容這期間「心身不安的生活，不能修學，亦不能弘法，苦悶！」
五、台灣弘化期	1953.2.4~19 77.1.21 共24年		
(一) 汐止僧教育	1953.2.4~19 57.2.5 共4年	彌勒內院 靜修院	
(二) 松山寺	1957.2.5~19 77.1.21 共20年	松山寺 善導寺 日月潭玄奘寺	

重修道安長老年譜

一、世學養成期（1907~1925，從出生至出家，共 19 年）

道安長老出生大族，自幼聰穎過人。六歲入學私塾，學習中國古典文史子集，十歲又於陶氏私館接觸新思想，養成了深厚的國學基礎，亦啟發探討西方新學的興趣。

1907 (光緒 33) 1 歲

△十一月十七日，寅時，法師生。

根據道安長老家人所提供之《傅氏五修族譜》記載，長老為達東子，名茂昌，字錫榮。生於宣統元年十一月十五日。

傅氏世居湖南祁陽¹四靖鄉甘子山（今祁東縣靈官鎮），宗代業農，其祖父隆潤公，勤儉持家，積裕甲閭里。其父達東（後出家名「普度」，字「彼岸」，道安長老稱「血師」者是）為第四子，賦性穎悟，慈孝淳淑。母病三月之久，晝夜侍奉湯藥，未嘗合目，毫無倦色。達公自幼體弱，未能如諸兄力耕，除協助隆潤公管理帳務外，並任地方排難解紛鄉紳工作，後改行商。於行商間，得以親近高僧，預聞佛法，無論在家或旅行，朝晚必誦《心經》、《金剛經》以為常課。此亦錫榮接觸佛法之始。後錫榮與達公父子二人同時出家。

（參考〈彼岸和尚行述〉，道安長老著，《道安法師遺集》六，pp. 987~990。）

1908 (光緒 34) 2 歲

1909 (宣統 1) 3 歲

1910 (宣統 2) 4 歲

1911 (宣統 3) 5 歲

△是年讀完《三字經》、《千字文》、《聲律啟蒙》、《幼學瓊林》諸書。

1912 (民 1) 6 歲

¹《道安法師法脈傳記》：「南嶽衡山往南二百里左右，有一座祁山。祁山雲峰聳立，石骨高撐，岫削鞭蓉，谷攢錦繡，形成著名的自然景觀——祁山疊翠。」（徐孫銘、文平志、王傳宗合著《道安法師法脈傳記》p.54，太平慈光寺印行）按：道安長老在台灣創建的道場，取名「疊翠山松山寺」，概有懷鄉之意。

△正月正式入學，就讀於傅宗問進士書館，讀《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諸書畢。

△八指頭陀往生²。

1913 (民 2) 7 歲

△仍就讀傅進士書館。

△開始讀《綱鑑易知錄》、《詩經》等書，及《唐詩選讀》。

1914 (民 3) 8 歲

△仍就讀傅進士書館。

△讀《左傳》，通解《綱鑑》、《書經》等籍。

1915 (民 4) 9 歲

△仍就讀傅進士書館。

△逢單日授經，雙日授史，每旬日，作文一篇。

1916 (民 5) 10 歲

△年初轉讀陶氏私館。

陶氏宗杰為上海某大學畢業，具新思想。教學方法新穎，舊學根基亦佳。此是法師接觸新思想之始，學業大進。並讀《禮記》及《莊子》，對《莊子》尤深喜愛。

陶氏對美術、哲學、政治、教育等，均有成就。但對於革命及參政無興趣，故願就私館教席。當時就讀者三十八人，大多為陶氏子弟。

1917 (民 6) 11 歲

△繼續就讀陶氏書館。讀《昭明文選》、《史記》等。並開講《昭明文選》，對司馬遷的才華學識，懷敬佩意。

²（《遺集》八 p.1546）：晚從子齋而在太虛大師的潮音草舍詩稿中，果然找到了八指頭陀圓寂的年號——民國元年壬子十二月二日，死于北平法源寺的，當時係袁世凱（項臣）為總統，接受諦閑十七僧管理寺院的條陳，即宣佈對寺院的管理規則。當時湖南等七省，立即受到災害。八指頭陀與南七省諸山長老，商量結果，由八指頭陀進京據理力爭。

1918 (民 7) 12 歲

△仍就讀陶氏私館。

△七月慈母產難逝世，法師哀傷逾恆。有二妹，皆年幼，賴伯母扶持。

就讀不輟，讀老子《道德經》及楊子、墨子等書。

1919 (民 8) 13 歲

△父達東公經商在外，法師在伯母照顧之下自己管理田產，教養兩妹。（出家前，兩妹已先後適人。）

△父因貿易走雲南、兩廣及九江等地，嘗入寺聽講《心經》，歸後早晚並焚香諷誦。法師薰聞，因亦能背誦。

1920 (民 9) 14 歲

△仍就讀陶氏私館。

△是年讀王陽明等語錄，及經史雜抄，古文辭類纂等書，文思大進。

△法師因受韓文公闢佛影響，對佛教印象不良，及讀朱子等語錄，對佛教更起反感，常以理學家自命。

△法師幼患氣喘，至此日益嚴重。

1921 (民 10) 15 歲

△繼就讀陶氏私館。

△開始接觸時人論著，受新思潮之影響，有了新觀念。對康有為、章太炎、梁任公、譚嗣同、王運闓等諸前賢的論著，尤為欣賞。於胡適輩打倒孔家店之新文化運動諸論著，則採取觀望態度。

△繼續攻讀諸子舊學。

1922 (民 11) 16 歲

△繼在陶氏私館肄業。

△開始讀時人翻譯的《天演（進化）論》、《唯物史觀》等著作，對西方人論述的感受是有條理、有層次，立論新穎，有引人入勝之妙，很合乎時代青年的興趣。

△於梁任公的著作，尤為愛好，無不閱讀。

△九月於鄉賢周聆琴家，得佛教月刊《海潮音》。偶翻閱，覺其論著入時，內容豐富，愛不釋手。重陽節，登本鄉十里峯，遊瑞霞寺，得《釋迦應化事迹》（佛陀傳記）一部。携回細讀，不禁對佛陀產生崇拜嚮往之情。過去對佛教的反感，忽然一掃而空。一夜之間，法師的人生觀，有了極大的轉變。

〈我與太虛大師〉：「我出家，是由於閱《海潮音》。海潮音，是大師所創辦的文化事業之一。當民國十三年冬天，私館放假不久，正下大雪，我冒險爬上故鄉的十里峯，欣賞萬山皆銀色的雪景。興致淋漓之餘，又跑進幽寂雅緻的瑞霞寺，就在佛殿的經櫥內，發現了梁僧祐撰的《釋迦譜》五卷，及中國三大雜誌之一的《海潮音》五本，我披閱二書的內容，真是喜出望外。我向寺主借回家，細細披閱。十四年元月十五日，又在周鵬翥先生（曾任黎元洪的秘書長）家獲閱以後各期的《海潮音》。周氏並且告訴我：『近日遊學日本的學生，多研究佛學。』他還舉出當代譚嗣同、康有為、梁任公、章太炎、劉仁航、張化聲許多革命志士，多得力於佛學之助者。由此二書與周君的一席話，遂改變了我崇拜「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和歷史中英雄人物的錯誤觀念，而使我竟在次年（民十五年）的元月出家了。」（《道安法師遺集》四，p.47-48）

1923 (民 12) 17 歲

△仍在陶氏私館肄業。

△先是大伯母逝世，接著二伯父母相繼棄養。因痢疾流行，全鄉死於是疫者數千人，法師所居村里，死者十餘人。全村唯法師父子，未受感染。日夜忙於為病者請醫、煎藥，為亡者葬喪。

△對釋迦太子的感人生無常，因而割愛出家，有了真實的感受，切身的印證。

1924 (民 13) 18 歲

△仍就讀陶氏私館。

△讀《易經》及研究漢代註疏之學。並與表妹陶琬琴，過從甚密，因館址距其家甚邇。

法師十二失恃，幼患癆病，體質素弱，姑母倍加鍾愛，視同己出。琬琴亦善詩詞。課暇常以詩詞相切磋。

△正月踏青，復遊瑞霞寺，得木刻本《高僧傳》全部，及張商英之《護法論》。歸後詳細閱讀，對高僧生活方式之特殊，自度度人之成就，欣羨不已，竊嚮往之。

因讀張商英之《護法論》，得以認識宋明理學家之排佛論，實係皮相之談，完全出自一己的偏見。

〈我與太虛大師〉：「我出家，是由於閱《海潮音》。海潮音，是大師所創辦的文化事業之一。當民國十三年冬天，私館放假不久，正下大雪，我冒險爬上故鄉的十里峯，欣賞萬山皆銀色的雪景。興致淋漓之餘，又跑進幽寂雅緻的瑞霞寺，就在佛殿的經櫥內，發現了梁僧祐撰的《釋迦譜》五卷，及中國三大雜誌之一的《海潮音》五本，我披閱二書的內容，真是喜出望外。我向寺主借回家，細細披閱。

十四年元月十五日，又在周鵬翥先生（曾任黎元洪的秘書長）家獲閱以後各期的《海潮音》。周氏並且告訴我：「近日遊學日本的學生，多研究佛學。」他還舉出當代譚嗣同、康有為、梁任公、章太炎、劉仁航、張化聲許多革命志士，多得力於佛學之助者。由此二書與周君的一席話，遂改變了我崇拜「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和歷史中英雄人物的錯誤觀念，而使我竟在次年（民十五年）的元月出家了。這是我出家以大師《海潮音》作媒介的一種遠因。」《二力室文集》（下）p.47

△十二月中旬，琬琰表妹亡，姑母悲甚，法師益感人命無常，喘症加劇。³

1925 (民 14) 19 歲

△仍就讀陶氏書館，專研究各種文學體裁、結構、作法，對《文心雕龍》，特別欣賞，頗多會心處。

△七月中，岐山仁瑞寺高僧，楚寶上座蒞村。住遠房叔祖家中，叔祖母胡氏，乃上座在俗之胞姐。駐錫三日，每夜於村中廣場，演說佛法。上座修持嚴謹，持咒靈感特多，聞閱大藏經三遍，禪定力彌堅。說法則深入淺出，透闢入微。談到因果報應，絲毫不爽，聞者凜然。村人廣場納涼，兼聞稀有佛法，雖至深夜，聽者忘疲。圓滿之夜，請求皈依者八十九人，法師亦蒙受記。

△八月，楚寶上座，特寄贈《維摩詰經》、《大乘起信論》等佛學典籍。法師悉心研究，殊感層次井然，意境高邃，非世學所能比擬。

△法師於讀《釋迦應化事跡》、《海潮音月刊》及梁任公諸著後，已對佛學發生極大興趣。及讀《護法論》、《維摩詰經》、《大乘起信論》等，益感宋儒理學家之排佛諸論，偏執無由矣。

△本年冬，學業告一段落，陶氏書館，亦暫告結束。

△法師深感時局混亂，內戰不休，家園地當粵桂通衢，兵馬往來，時遭苛擾，向讀史，所羨之英雄豪傑，今竟視為虎狼之輩。因對歷史人物，亦不免抱懷疑態度。憶曹松「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成功萬骨枯！」由之益感塵世夢幻，無足營謀，遂懷出塵之志矣。

△除夕，法師向嚴父達東公，稟明欲求出家。蒙允！並謂法師曰：「汝年少，就有此志，父亦無復紅塵之戀矣，不如偕汝同時入山。」當即將動產、不動產，立約書贈大伯。

³ 37年10月16日記：「家庭之貧富，人口之多少，在時間上，大有三十年一轉運之象徵。當予十歲時，家中自祖父母以下，將三十人，家政之富裕，人口之多，幾冠祖父輩之百餘人，而予年十五至十八——出家——時，家庭之人數死亡殆半，家道亦遂貧弱。予偶一回憶，不禁悽然於懷而鬱悶恫之。總之，家庭之衰落，人事之無常，及當時內憂外患之夾攻，乃促使予出家之最大原因。」《道安法師遺集》（五）p.89

二、僧格養成期（1926~1938，前後 13 年）

（一）戒學、定學成就（1926 年 1 月~1931 年 7 月，共 5 年半）

道安長老十九歲皈依，二十歲出家。出家後第一年，於佛國寺學習寺院規矩及戒律、經法等。受具足戒後赴仁瑞寺參學習禪三年，更入祝融峯龍池山洞苦修十八個月，悟深禪境。這五年半中，成就長老深厚的禪修功夫。

自此以後，因多方弘法之邀約，及世局之不許，長老常求再給五年功夫，閉關參究，竟終身未得。

1926 (民 15) 20 歲

△正月五日，春宴親友，法師即席宣布決定出家，並說明動機所在。當此之時，滿座譁然，有痛哭失聲者，有責達東公不應允獨子出家，作絕子滅孫打算者。時東公亦不辯，僅宣布自亦同時捨塵離俗，至若法師，則不勸不阻，出家與否，完全自由抉擇。

△父子同時宣布出塵離俗後，旬日之中，鄉中親友故舊，聞訊親臨勸阻者，絡繹不絕，戶限為穿。法師父子，終不為所動。

△正月十五日清晨，法師父子拜別祖先，向伯父母、堂兄及村中老幼等辭行，正式離開生長的故鄉。踏著霜雪，走向外縣衡陽，十六日到達岐山仁瑞寺。⁴

仁瑞寺創於宋代，歷史很悠久，曾一度毀於清代中葉，經恆志、覺明、田靜諸長老，相繼努力，經營百年，始告中興。

田靜長老遊化北京時，曾以大悲水治癒慈禧太后的牙痛宿疾，蒙賜龍藏，奉鑾駕回山，沿途各府州縣迎送盛況，載之碑誌。

客堂接待，並詢問來意。因寺為十方制，不能剃度。留宿一夜，第二天由楚寶上座陪同至紫雲峯佛國寺⁵。八十里路程，當天即達。前住持當時任座元之常悟長老（楚寶上座之剃度師），當即著客堂招待。

⁴ 1947 年 11 月 8 日記：「岐山昔有小金山之稱，八指頭陀在此充行堂，太虛法師曾於卅二年主持該寺。恆志禪師中興時，道風遠播，有『岐山僧常閉關，岐山歌常存山』之歌。」（《道安法師遺集》五，p.20）

⁵ 佛國寺，古名雲峰寺，明末清初智祥禪師所創。規模雄巍，風景壯麗，高僧輩出，道風遠播，為三湘名剎之一。今地址為地湖南省衡陽縣岷山鄉。

道安長老〈禪林寶訓重印序〉：「據佛國寺護法劉壽衡先生（民三十二年先生已八十歲）對我說：「智祥是明末時人，曾任明代武職，官至營長，事母至孝。明亡，不事二主，母子於衡陽南鄉紫雲峯建寺，出家潛修圓寂後，肉身不壞，鬚髮至今生長不已。曾於清朝末卒，開塔為其理髮，其鬚髮長垂至地，指爪繞身三匝。又云：過去每隔三十年，必開塔理髮一次。這是壽衡先生親見的事實。」

「百法明門論簡義」講記：「湖南衡陽有個佛國寺，現在還在不在不曉得。這裡面有一個老和尚，是明朝末年當過營長的。到了清朝初年才死，九十多歲。他的學問好得不得了，現在還有兩部書存在。他的身體到現在還存在。他的身體不但還存在，而且頭髮還在那邊長。三十年給他剃一次頭，他的頭髮托到地下去。」

△十八日剃度，由常悟長老代刀，受度為沙彌。隨即受沙彌十戒。

剃度師為繼禪養宣禪師，乃常悟長老之入室弟子，當時正在上海弘化。法師受度後，一切由常悟長老照顧。並令孔德光首座為依止師。

德光首座，時年已六十，凡寺院規矩、禮儀、經律及禪法，皆親授之。法師性喜靜，每日讀習於寺中「牧麟堂」⁶。

△十九日起，首讀楞嚴咒，次第學大悲咒及十小咒，讀《彌陀經》。五個月內，五堂功課，均已熟悉。接著授《沙彌律儀》、《毗尼日用》，及箴口唱念、水陸儀規等。

△八月中旬，赴衡陽北門大羅漢寺，受具足戒。得戒和尚為證果法師，羯磨雲雁法師，教授法輪法師，皆是當時龍象。

△得戒後，仍回佛國寺過冬，修學《法華》、《楞嚴》、《維摩》及《六祖壇經》。

是冬，日則研讀經典，夜則禮佛千拜，勤苦精進，心無旁騖，多年喘症，不藥而癒。

1927 (民 16) 21 歲

△正月十五日，辭師別祖，赴岐山仁瑞寺參禪。時法師師祖常悟長老，為寺首座。仁瑞寺住眾，常在七百以上，連同靜心林（應為「淨心林」）與荒冲閣房共計，不下一千一百眾，為湘省純一禪宗十方叢林，禪客修學道場，自來開悟者殊多，故有小金山之譽。著名的詩僧八指頭陀寄禪，昔在此行堂時吃狗飯者。（民國三十三年，太虛大師，由桂入湘，亦曾為本寺住持。）

△法師住寺三年，親近大空、禪靜、明曦、明德諸禪師，朝夕薰陶，受用良多。

法師參修極勤，每日晨四時起至晚九時前，可說完全浸沉於禪海之中，儼入人生另一神秘境界，身心兩忘。

每遇長老講禪宗公案，深感無所根據，多在大眾歇息之後，悄悄以香火（大型線香）照讀。苦研祖師語錄，追究出處。後夜禮佛千拜，三年如一日，身心輕安，粗重習氣盡除。

△〈修持講座〉：「記得民國十五年至二十年，那時住在岐山仁瑞寺的許多五六十年不曾下過山的老修行，其中竟有六十年，不曾買過一寸布的，他們所著的百衲衣，補釘上加補釘。那種以禪定為內心唯一精神生活的禪者，所過的是「葛氏」、「無懷氏」的生活方式。（《道安法師遺集》四 p.261-262）

《普門品》講記：「我在仁瑞寺……我就遇到一個有神通的。這個人有四十年沒吃過煙火，他吃什麼呢？吃山裏面的黃精，挖生的來吃，瘦得不得了。他住在山洞裡面，一個人坐在一個石洞裡面，他從這邊飛到那邊山上去，好幾公里，他常常來去。他講，他想過

他坐在塔裡面，那裡一個一丈高的塔，塔裡面是一個用石灰，用泥巴，作的一個坑，坑裡面作得一個缸，他就坐在這個缸裡面。現在還在。現在四百多年了，三百多，快四百年了，他的身體在。指甲在那裡長，眉毛在那裡長，頭髮也在那裡長。指爪長到身上圍到幾圈，在滿清末年還剃過頭。

民國三十三年，我預備給他剃個頭，日本鬼來了，日本鬼打到湖南，又打到廣西。

到了民國三十八年，我在南岳辦大學，我辦一個覺民大學，剛剛成立董事會，預備四十四年我們要大學第一屆畢業，我要把全國的佛教青年人找來，看看我們的教區，看看我們的學校怎麼辦的，請他們來參加我們的畢業典禮。同時也請他們來參觀智祥和尚的身體。我也想通訊社叫他們來拍成電影。」（道安長老 1975 年講於東山中學。本段擷取自錄音帶。）

⁶牧麟堂，乃（佛國寺）寺內一小堂，在寺之左側，智祥（智祥禪師，創建寺者）要別古德牧牛堂、豢獅堂、角虎堂等，故有牧麟堂之建。……祖堂內塑有智祥禪師像一尊，高二尺許，清秀有書卷氣氛。（錄自〈禪林寶訓重印序〉道安法師作）

去，就像一件衣服一像，就被風吹過去了。他有神足通，他這個神足通還不是大神足通，……真正神足通想到那裡就到那裡，你把他鎖起來也鎖不住的。你看到他去了，他這個身體去，好像一件衣服一樣；來，回來了。這個不算是一種神足通，也可算神足一類的東西。所以我們的通啊，是很簡單的。」（道安長老 1975 年 1 月，講於台北善導寺，北區大專佛學講座寒假講習會。本文依課程錄音帶聽打。）

△此段時期的用功情形，可從道安長老著作中得知。

〈修持講座〉：「我初出家，即先修「四念處」及「五停心觀」，再修六妙門，實有受用。這些法門，比較單獨持戒，要見效得多。「不明四念處，徒誦木叉篇」，可謂經驗之言。我認為「四念處、五停心觀、九想觀、六妙門」確為初入佛門者之根本觀行修持法門。」（《道安法師遺集》（四）p.350）

〈修持講座〉：「記得初出家時，聞海藏長老開示，訶斥睡眠過患，認為睡魔不滅，悟期難開，生死難了，非下決心摧伏睡眠不可。他開示時，還引用佛經中訶睡眠偈：

『汝起勿抱臭屍臥，種種不淨假名人。
如得重病箭入體，諸苦痛集安可眠？
如人被縛將去殺，災害垂至安可眠？
結賊不滅害未除，如共毒蛇同室居。
亦如臨陣兩刃間，爾時云何安可眠？
眠為大闇無所見，日月欺誑奪人明！
以眠覆心無所見，如是大失安可眠？』

一個修行的人，連應該休息的睡眠，而不易摧毀的都要摧毀了，這種精進不懈的決心、毅力和勇敢，誰還能超越他？又還有什麼難事做不到？話雖這樣講，睡魔確難降伏。……

記得民國十六年，我住在岐山仁瑞寺的禪堂裡，這裡有七百多僧，各種修行的人都有。我除了每日隨眾行香、坐禪、參話頭外，晚上不願空過，不願再抱臭屍臥。下了決心之後，第一課題即開始馴伏心猿意馬和怕苦的心理，同時進行實習不眠的訓練。

初靜坐，老是打盹，而且東倒西歪地在座墊上睡著了。

再進一步，改坐為跑、為站，就跑半小時、站半小時。跑了又站，站了又跑，等到極疲倦時，方可稍為休息。可是不行不行！一邊跑一邊在打盹，站立時一樣打盹。

後來，以一足作「金雞獨立」式，也一樣睡著了，而且根本不會倒下去的。

最後又改為拜佛、拜經。真奇怪，而在拜墊上就睡到天亮。

睡魔的難以伏降，我在經過十八個月的艱苦卓絕的奮鬥過程中，慢慢地得到一點經驗和祕訣。那就是不必把身體當磨牛用，應當如牧牛馴馬般的訓練它，不可操之過急。有如彈琴，急緩得宜，則音調普遍而符中節。以教照心，以定澄心，以飲食、行、住、坐、臥調身，以古尊宿語錄中的修證法門為輔鑑。操之過急，如琴絃太緊則反而易斷；太鬆弛又沒有音聲了。

這種訓練功夫，真是有如一個人，獨自在荒野峻嶺中摸索而行。有時如黑夜而又迷失了方向，徬徨無主；有時如墮五里霧中，深入荊棘叢裡無路可走；有時髣髴『石從人面起，雲伴馬頭生』；有時如撒手懸岩削壁溪流激湍，進退維谷，大有『行不得也哥哥，十八灘頭亂石多』。主人翁既失去了真面目，一切修行，都呈現著一片混亂茫然的狀態——病急亂投醫。但在十八個月的訓練，可以坐到四至六小時之久了。但昏沉仍然多，慢慢由四小時，減為三至二小時的安睡。這中間也還有許多周折。

初是先睡後坐，可是不得，一睡就是天亮，根本不會醒來了。

後來改為先坐後睡，這樣一來，就把睡眠逐漸減少了許多，直到以坐代睡為止。

不過要訓練坐六小時仍然是正正當當不歪不倒，又不昏沉，除得輕安靜定外，那是做不到的。

到了後來，知道了『磨磚不能作鏡，死坐何能成佛』，及六祖大師『生來坐不臥，死去臥不坐，一具臭骨頭，何須立功過』時，又覺前功白費了。

各位讀者，前功並未白費，坐實比睡好，既不走漏也不作夢，而且易於驅除疲勞恢復精力。還有許多好處，在後面再講。

《小止觀》以為對治睡眠，第一要『警覺無常』……，可以「減損睡眠」，這正與《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所謂『無以睡眠因緣，令一生空過。』警偈中的『但念無常，慎勿放逸』同一意義。第二「若昏睡心重，當用禪鎮杖卻之」。這些當然是做功夫的人一種降伏睡眠的方便法門。」（《道安法師遺集》四 p.274-276）

△農九月九日，南岳僧教育創辦人素禪法師遇難。

1947年10月7日日記：「今年重九日，為南岳創辦僧教育素禪法師殉教二十週年紀念日。本所各學生所編之鐸音壁報，擬特出專號，以資紀念，予為出一通啟徵文啟事。……素法師乃為予受戒（民15年8月）之教授，次年即金雞林創辦僧教育，予預備十七年元月來岳求學，因素公被南岳諸長老告以反對唐孟瀟二學園之主張之罪名，而於十六年九月重陽日，在衡山縣槍決。彼等因離塵老和尚及濤上人皆在被捕之列，故各走散他方躲避。……彼乃新僧青年之命脉，今一旦被摧毀，佛日無光，吾等青年僧，將何以堪！何以為憑？……明日出刊，吾當為文紀之哀之。」（《道安法師遺集》五，p.9-10）

1947年10月26日日記：「因彼為予之掛名教授，又為改革佛教，整理僧伽，弘揚佛法之偉大青年，予應為之紀念，以資景仰。茲將調查其所以死之原因事實，分條錄后：名稱素禪。湖南衡山人，金蓮寺為祖菴，曾任大善寺、上封寺主持，武昌佛學院畢業。死時年卅五歲。死之時間：民國十六年九月九日。死之地點：衡山西門外刑場。死之刑罰：槍斃。死之罪名：勾結赤匪（先無此罪名，後為免眾人耳目，加此罪名）。死之慘狀：打數槍，倒地後仍未死去，痛苦萬狀，聞於死處周圍數丈之地皮，盡為其手足抓爛，到處血痕斑斑，其淒慘之狀，可想見一般。死前被捕及受害一般情形：素師年輕能幹，手段老辣，外交手腕極高明，唯其高傲非常，目中對於一般腐窳之頑固派之老和尚們，時加白眼。其對於佛教抱改革決心，而以創辦僧教育為其改革之基本政策。老腐畏之如虎如狼……素師由武昌畢業回岳，即接大善寺住持，並籌創私立僧學校於天柱峯下之金雞林（民國十三年至十五年止，今明真法師乃該校學生之天桂也），至民十五年冬停辦。校長為素師，主實事者為靈濤上人。濤上人為僧教育，可謂苦心孤詣，該時（十六年）空也往北平，素師被槍斃，而濤師只得暫避他縣，於風平浪靜（十六年唐倒，顧等——狐假虎威者之顧淨緣等當然亦即樹倒狐孫散——亦溜至日本躲避。）民國十九年又在祝聖寺創辦南岳佛學講習所，迄今已十八年於茲矣！可謂素師之事業未墜而有發揚光大之功勳者也。（《道安法師遺集》五，p.14-16）

1928 (民 17) 22 歲

△繼住仁瑞寺，參究心地法門，兼悅眾職務，但念念不離禪境，遇事來不拒蹟，去不留痕，心地澄徹有如太空，不著纖塵。每夜除閱高僧傳記外，禮佛如常。

△元月，本擬往南岳金雞林僧教育學校求學，因創辦人素禪法師於民國十六年九月九日，被告以反對唐孟瀟二學園之主張之罪名槍決，而不得。（參考《道安法師遺集》五，p.9）

△七月中，常住欲委以知客職，婉拒未就。

1929 (民 18) 23 歲

△仍住仁瑞寺。

△正月十五日，被請任知客職。但仍不離參究工夫，工作之暇，必入禪堂參禪。因任僧職，夜閱經論，不再受限制。初夜閱《弘明集》、《祖師語錄》、《宗鏡錄》等，後夜禮佛如常。

△時軍閥割據，內戰不休，南北軍事旁午，往來深山，入寺騷擾者恒有之。法師富機智，具膽識，均能善為調服，每能化戾氣為祥和，使不相侵擾，寺賴以保持安寧。

△八月間，日本駐漢口領事（忘名），偕館員翻譯官，專程來山參訪問道，相敘達三小時，甚投契。隨後陪同參禮大空、明曦二禪德。彼自稱係伊藤博文至親，此次入山，獲益不淺，宿二宵而去。自後常介紹日僧及各地領館人員入山參訪。

△法師任知客，瞬將整年，每感有礙參究，決志離眾獨修，以期發明向上一著。

1930 (民 19) 24 歲

△靈濤法師在祝聖寺創辦南岳佛學講習所。

1947年10月26日日記：「素師（素禪法師）由武昌畢業回岳，即接大善寺住持，並籌創私立僧學校於天柱峯下之金雞林（民國十三年至十五年止，今明真法師乃該校學生之天桂也），至民十五年冬停辦。校長為素師，主實事者為靈濤上人。濤上人為僧教育，可謂苦心孤詣，該時（十六年）空也往北平，素師被槍斃，而濤師只得暫避他縣，於風平浪靜（十六年唐倒，顧等——狐假虎威者之顧淨緣等當然亦即樹倒狐孫散——亦溜至日本躲避。）民國十九年又在祝聖寺創辦南岳佛學講習所，迄今已十八年於茲矣！可謂素師之事業未墜而有發揚光大之功勳者也。（《道安法師遺集》五，p.16）

又有處曰對創辦年代說不同：

1948年4月7日日記：「濤上人、湘湘鄉鄧氏子、行三。光緒三十三年住天童寺，為八指頭陀充書記。宣統元年過暹羅，宣統三年十月聞孫文革命，由暹返國，復住天童。遇蕭榮爵，而返岳勤研教典，民十二創僧立僧學校于金雞林，民十八創佛學講習所於祝聖寺。迄今二十餘年，玄歌不輟。其講書解書真實且謙曰隨緣，實則獨到之處，發前人所謂發者甚多也。」（道安長老日記手稿）

1947年11月24日日記：「今日為靈濤上人六十三歲生辰。……此老六十三年，而於佛教事業供獻最大者，其為南岳僧教育，其餘著作如成唯識論、因明論、攝大乘論等著述，亦別有心得，吾等能發揚光大佛陀之遺志學業如老人者，亦為千載不可多得者也。惟願此老，久住世間，以領導吾輩之行持得上軌道。此老學貴在專精，而不在博。換言之，其學術之思想在於真實方面用功夫，非於泛浮之空腹高心者可比也。」（《道安法師遺集》五，p.16）

1947年12月6日日記：「南岳自天臺智者之後，在歷史上最為光輝而為天下法原之發祥地者其為懷讓石頭之禪宗，其後不出名之教下惟天臺宗而已，如過去默庵、道階、海岸，

近時之空也諸法師，皆天臺之後裔。最近二十年來，靈濤法師之唯識學大盛，開南岳佛教學術上空前之風氣。法師所講成唯識論三次，因明十餘次，唯識二十論，三十頌，八識規矩頌，十餘次。攝大乘論多次，並已出版攝大乘論隨錄、不思議菩薩經隨錄、圓覺經隨錄、因明入正理隨錄，今攝論、唯識論、因明論等隨錄，均又重新勘定，擬重新再印為整齊化，預備出版。」（《道安法師遺集》五，p.28）

△正月十五日，為叢林二大季之一，法師乃決心辭知客職。住持得智長老，一再堅留，奈師志已決。

△正月十六日清晨，杖錫離寺，赴衡山南嶽之祝融峯。

祝融峯，為南嶽七十二峯之主，海拔最高（1289.8米），與峯對峙，有龍池，池在羣峯環繞中，狀似蓮花臺座。中有一小石洞，洞內縱橫各約二十尺，高約十尺，人跡稀少，是用功的好處所。法師居洞面壁，窮究己躬下事。初，僅以苦菜、黃精、松子、杜鵑花充饑。半年後，自種之山芋、蕃薯方可供食用。寂靜阿若練辦道，工夫較著力，頓感身心輕安，得未曾有。閒常身心世界，一齊脫落，不復知有飲食，及行住坐臥，處於大死境界者亦常有之。

〈修持講座〉：「回憶民十五年，親見在岐山，南嶽各岩洞中的苦行僧，有些終年不見粒米滴油的，他們純食地瓜（蕃薯）、芋頭，及黃精或苦菜、蕨、甚至餐松柏、飲溪流的。筆者曾在南嶽龍池（在南嶽藏經殿後山）一石岩中，就親自嘗試過足足十八個月的苦行生活，在那兒吃蕃薯、花生（均自耕自食）、芋頭是上等的飯食。在生產不足，或耕作物被野豬與霜雪所損害時，那就只有食松柏的葉子（指冬季）。松葉和柏葉初食時，實難下喉，苦澀難當，但過了數天之後，不但不覺得一點苦，澀也沒有了，反而香留齒頰，比吃橄欖還覺得有味了。「鼎中沒米摘松葉，灶裏無柴拾野蒿」的詩句，就是描寫那時的生活情況。（此段故事，在臺灣只有劉膺古先生知之。那時，他任湘省保安司令，暇即往藏經殿靜修。劉將軍現為國大代表，住木柵牌路。）」（《道安法師遺集》四，p.261）

△八月中秋之次日，湘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劉膺古將軍，忽偕衛士來山洞相訪，就石坐之。初詢法師何處人士，何時來此，為何出家，為何獨居山洞，研究何宗派等等，似有偵察之意。法師俱以實告，竟成莫逆，擬興供養，法師以行將他往，方便卻之，因止。劉氏素習靜坐，偶爾至藏經殿小住。殿在龍池，距法師住洞約四公里。自後常入洞請益，乃知為同善社之坐法，知見偏差，未入正法之門。法師善為誘導，令先閱《了凡四訓》及當代印光、虛雲諸大德法語，再閱《指月錄》及《御選語錄》、《居士傳》等典籍，始漸入正路。

△冬，省府秘書長易書竹居士入山請益，各進山芋二枚，踏雪而返。

△山居多蛇，間亦有虎來往，法師毫無所懼。

1931 (民 20) 25 歲

△仍住龍池山洞。

△劉膺古將軍，每月初必携供養物品及《指月錄》入洞請益。觀其根鈍，後令閱《法寶壇經》，似較契機。

△法師住洞期間，除種芋薯等勞作外，足不出洞口。雖距藏經殿不遠（約 1.2 公里），但從未往訪劉民。龍池山高，氣溫很低，春冬多雲，寒氣逼人。即盛夏，早晚亦可著棉衣，實為修行辦道佳境。但自揣出家以來，世學盡棄，雖受禪法薰陶，已獲安心立命處，而於佛法大海，尚未深入，將何以興教化，續佛慧命？念及此，意欲出山，研究教理。

△三月末，南嶽祝聖寺佛學講習所學僧，因春假之便，上山摘取野豆及竹筍等物。有一小隊來龍池，得知研究情況，遂決心於秋季招生時，前往修學。

△七月十六日，離龍池，逕至南嶽鎮東衙祝聖寺佛學研究所報名，由明真教授考試，經錄取入所。教授有空也、鐘明、靈濤、明真等大德。課程有唯識學、因明學、《天臺四教儀》及《法華經》。禪宗之《楞嚴》，國學之老莊等。法師除研究所授一般課程外，仍每夜禮佛，坐禪不輟。

（二）慧學成就（1931 年 7 月~1938 年，共 7 年半）

長老 1931 年 7 月報考南岳佛學研究所，1932 年 9 月畢業，旋即任南岳祝聖寺佛學講習所所長，1935 年又受聘為南岳佛學研究所教師至 1938 年 10 月止。

這七年中，雖已聲名遠播，也受邀到他方弘法，但大部時間深居南岳山中，教學並濟，廣閱諸宗，旁及西洋哲學等。

1932 (民 21) 26 歲

△南岳佛學研究所畢業，任南岳祝聖寺講習所所長（民廿一年九月至廿二年四月）（《道安法師遺集》七，p.1276）

△住祝聖寺佛學講習所，研究經教。旁及西洋哲學之探討。所中圖書館有教育雜誌、東方雜誌、海潮音，以及社會一般學術及佛教出版之雜誌報刊數十種之多，堪稱時代知識之寶庫。法師後來學問廣博，一般知識豐富，得益於此者不少。

1933 (民 22) 27 歲

△仍住佛學講習所，繼續研究工作。上學年涉及無著世親系有關之《大毗婆娑論》、《攝大乘論》、《俱舍論》、《發智六足論》等。下學年研究龍樹系之《中觀論疏》、《百論》及《十二門論疏》等籍，並旁及《大智度論》。由是益覺佛學之深邃，結構嚴謹，條分縷析，文如鈎鎖，義若連環，不僅中國之經史子集，望塵莫及，西洋的哲學，亦難望其項背。法喜充滿。自慶若不入佛法海，豈不枉過一生，因此益加自勵奮發。

△柳州立魚峯主持兼武鳴起鳳山主持（民廿二年四月至廿三年七月）。（《道安法師遺集》七，p.1276）

1934 (民 23) 28 歲

△十方佛國寺監院（民廿三年六月至廿四年三月）。（《道安法師遺集》七，p.1276）

△x月應廣西佛教界之請，至桂林祝壽寺、棲霞寺、月牙山、柳州、南寧、梧州等地，講經說法。並曾應邀至廣西大學及第四集團軍司令部演講。參謀長葉翠薇，曾出家為沙彌，特慕迎法師于總部，待以上賓之禮。

當時駐柳州之第七軍軍長，誠信三寶，全體官兵，曾集體宣誓皈依三寶，此為世所罕見者。

桂省佛教，根基素薄。後經李、白等之摧殘，各地寺宇，大多頹廢不堪。僅桂林之祝聖寺、月牙山、棲霞寺、龍隱岩，陽朔之獅形山，梧州之西竹園，南寧及桂平等地，有少數正式僧尼。其皆為耿天瑞之先天教「一貫道」和齋教所竊據。經法師半年多之宣化，齋教徒多棄邪歸正，皈依佛門。最難得的是柳城有三位老同善社員，年齡是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在廣西同善社中，坐功位列前三名，也同日皈依正法。

△法師駐錫柳州河南立魚峯寺時，第七軍軍部，特派侍奉，參軍長兼全省國術教官季光恩中將，朝夕隨侍左右。季氏並到處塑造佛像及關公像，桂省佛教遂露一線生機。

《普門品》講記：「有一個叫季光恩的，一年四季，光明的光，報恩的恩。他是一個將軍，他有一年到廣西，他到廣西去，在廣西當國軍總教官。民國二十二年我到廣西弘法，碰到他，他是我的大護法。他說，我從上海坐船到廣東，到香港。離到香港還有三公里，船沉了。他一生最相信是，第一個他崇拜關公，第二個崇拜觀音菩薩。那個船沉了，他又不會游水，這個人胖胖的，不會游水。他說，奇怪得很，就有一個人捧到我，我的頭在水面上，就沉不下去。他說，後來救生船來了，就把我救起來了。我一口水也沒有吃到。他說那時候，我的心裡邊沒有別的想法，就是念觀音菩薩、觀音菩薩、觀音菩薩。所以，廣西那時候，學到一個共產黨的作風，打菩薩，所有寺廟都打光了。啊！他一去了，同他們講，唉！我是信佛的啊！我要救菩薩，你不要干涉我。你干涉我，我就不在你這裡了。好好！你學你的。每一個山洞裡面，他造一個塑像，塑菩薩像，塑觀音像。所以他帶著我到處走，跟人說，那一個小和尚（那時候我很年輕啊），他講，就是他的老師。……他當廣西省全省的國軍總教官。他講，他的功夫比他的徒弟還厲害。把我介紹給全省了。他就相信觀世音菩薩。（道安長老 1975 年 1 月，講於台北善導寺，北區大專佛學講座寒假講習會。本文依課程錄音帶聽打。）

△法師在南寧，遇金陵大學教務長，因葉導參謀長之介紹，遂應邀赴南京，受聘為金大客座教授，四個月為期，講授《詞學》與《詩經》。假日，每遊歷京畿名剎名勝。

△十二月，回南嶽。

1935 (民 24) 29 歲

△正月受聘任私立南嶽佛學院教席，講《攝大乘論》、《大乘起信論》、《成實論》。

（《道安法師遺集》七 p.1276：南岳佛學研究所教師（民廿四年四月至廿七年十月））

靈根法師〈懺悔〉：「我在民國二十四年，剛去南嶽佛學院求學的時候，道公才二十八歲。在一般同學的心目中，嫌他太年輕一點。第二學年第一學期，明真法師講唯識，道公講俱舍。在未開課之前，四分之三的同學都選唯識，選俱舍的寥寥的幾個人而已。濤師傅

認為這樣對道安法師的面子太難堪了，於是改用投票方式讓全體同學選課。濤師傅先問全體同學，誰願讀高級班？誰願讀初級班？一部分程度好的同學，以為高級班的主課是唯識，初級班的主課是俱舍，於是就選了高級班。而那些一程度比較低的同學，自以為程度低，不敢選高級班，只選初級班。到宣佈的結果，選讀初級班的主課是唯識，選讀高級班的主課是俱舍。如此害得大家大失所望。其實唯識和俱舍的深度是一樣的，就因為當時的道公太年輕了。到了正式上唯識課的時候，高級班的同學全部去旁聽，正式上俱舍課時，就只有選課的那幾個同學而已。青年時代的道公在這上面的修養功夫真好，一點也不與別人比高下爭長短，若是換了別人，捲起行李走路，不教你們這些學生總可以。可是他並不這樣做，到時間照常上他的課，不帶一點勉強和虛偽。道公這種教學的精神一直到老，甚至到死還沒改變，不論在什麼時間，不論在什麼地點，也不管聽眾的多寡，只要有人請他講，他就答應為他講，這是一般的講經法師做不到的。……青年時代的道公，有兩種美德，是一般人所沒有的。第一沒脾氣，第二他從來不記別人的仇恨。」（《道安長老紀念集》p.123-125）

1936 (民 25) 30 歲

△仍任佛學講習所教席，有關俱舍學系之參考書，皆購自日本。

△南嶽素為天臺、淨土、禪宗等弘揚之地。靈濤法師開講因明、唯識學之先聲；法師講授俱舍學，亦開南嶽千餘年來講俱舍之先河。法師因此自編自寫講義八大冊，靈濤法師題為《聽講記》，惜未携出。

1937 (民 26) 31 歲

△繼授俱舍學，開講《圓覺經》。

△二月，對於俱舍，因有許多地方向太虛大師請益，所以開始與大師通訊。從此，與大師有十年的魚雁往來。

△（是年大事）七月七日，日本正式發動侵華戰爭，是為蘆溝橋事變。

1938 (民 27) 32 歲

△繼授俱舍學，開講《維摩詰經》。

△日機轟炸我後方城鎮，日益頻繁，法師鑑於國難方殷無辜受害，特發動緇侶，組織「南嶽僧侶救護隊」，為被炸受難同胞服務。當時南嶽五大寺，紛紛響應，參加者一百二十人，集中祝聖寺，接受基本救護訓練。法師任大隊長，大定、智圓分任分隊長。每遇空襲，即携擔架，作緊急救護工作，頗獲地方佳評。

△任大本山二學園教授（民廿七年十一月至廿八年七月）。（《道安法師遺集》七，p.1276）

三、大陸弘化期（1939~1946 前後 8 年）

長老法雨所施，以湖南、廣西二省為主。偶也澤及廣東、雲南、四川、貴州等地。長老淵博的學養，無礙的辯才，深入僧俗二眾心中。

（一）興起廣西佛教（1939~1946 前後 8 年）

道安長老在廣西八年，適逢抗日期間，桂林為西南軍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中心，人文會粹盛極一時，有第二首都之稱。廣西佛教，根基素薄。經長老宣化，蔚為新氣象。長老曾任柳州立魚峯主持兼武鳴起鳳山主持、廣西省佛教分會理事長、廣西省佛學研究會會長、獅子吼月刊社社長兼發行人、桂林十方祝聖寺開山、桂林棲霞寺住持、桂林月牙山住持。

1939 (民 28) 33 歲

△元月，應湖南前主席唐孟瀟的邀請，赴東安（湖南省永州市東安）為瀟父耀祥先生傳授在家菩薩戒，在戒壇中任教授阿闍黎。戒壇主持人為唐孟瀟的老師顧淨緣賞識道公如姚興之崇敬鳩摩羅什。（靈根法師〈道安法師在桂林弘化時期〉，《獅子吼》 5 第 1 期，75.2.16）

△四月八日戒期圓滿之時，廣西省佛教會專誠派人前往東安歡迎道公去桂林，主時「七七抗戰紀念陣亡三軍將士追悼法會」，在桂林公開演講約兩個星期。（靈根法師〈道安法師在桂林弘化時期〉，《獅子吼》 5 第 1 期，75.2.16）

△七月佛學講習所學生結業，法師本擬掩關潛修。但因日寇進軍甚急，後方城市，常遭轟炸，以致南嶽軍警機關林立，寺院多被借用，掩關不果。

△八月，受東安耀祥書院聘，允以半年為期。辭僧伽救護隊大隊長職，交智圓接任。

△十二月，書院聘約屆滿，復應廣西佛教會之請，前往講經，乃得重入桂林。

當時桂省佛教會會址，設在桂林市政府對面，環湖南路魏家花園內。會長為萬少石居士，顯密皆習，而在上海執律師業。抗戰軍興，始由滬返桂林，創辦佛教會。

法師抵桂後，開講《維摩詰經》，每晚七至九時，法緣頗盛，歷時一月。圓滿之日，皈依者百七十餘人，其中有省府秘書兼桂林區稅捐局長黃崑山夫婦等。

△旋又被選為廣西佛教會理事長，常務理事有警察局長周炳南，省黨部執行委員黃崑山，警備司令黃澤民等，其餘如各廳處高級參謀，各民眾團體領袖，均為本會理事或監事，或名譽理事長等。因此廣西佛教會，在西南的文化中心，無形中增加若干社會活動的力量。

（《道安法師遺集》（六）p.561）

△任柳州佛教居士林導師（民廿八年八月至廿九年）。（《道安法師遺集》七，p.1276）

△農曆七月十五日，被懷疑是為日本人搜集情報的漢奸，被便衣人員所拘留，在獄中關了十八天。後因中央要人函飭廣西省政府命令放人，方得以保釋出獄。長老於獄中泰然自處，度眾無數。出獄後四年半內，並保釋三百餘人出獄。（參考《道安法師遺集》六，p.557。）

1940 (民 29) 34 歲

- △正月廣西省佛教會，奉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令，改為中國佛教會廣西省分會，法師當選為理事長。（《道安法師遺集》七，p.1276：廣西省佛教分會理事長（民廿九年六月至卅八年四月））
- △同月，創辦獅子吼月刊社，發行月刊，弘揚佛法，為抗日聖戰宣傳，鼓勵寺院生產，節約糧食，古援抗戰，報效國家。
（十二月，以「廣西省佛教會」名義，創辦《獅子吼月刊社》。後因為日軍南進，桂林告急，出版至 1941 年 9 月 15（第十期）而停刊。（參考《獅子吼月刊》創刊號合訂本，1940 年廣西佛教會主編。）
- △法師就任後，積極開展會務，一日千里。並設功德林素食館，開闢財源，挹注開支。安排逃難經桂之教侶食宿及贈送川資。整理全省各寺院荒廢土地，鼓勵種植糧食蔬菜，支援軍隊。發動教友購買公債，參加各項勞軍活動等，不遺餘力。
- △12 月 15 日（農曆 11 月 17 日）阿彌陀佛誕，於廣西佛教會舉行佛七法會，為抗戰祈禱勝利，及資陣亡將士死難同胞之超生。參加人數甚多，為四十年來桂林所未有之盛會。（參考《獅子吼月刊》第一卷第二期，p.29，1941.1.15 廣西佛教會主編。）

1941 (民 30) 35 歲

- △佛教會會務，在法師籌劃領導下蒸蒸日上，會員激增，原租會所，已不敷用，乃決定自建會所。弟子黃崑山，以麗澤門外七英畝土地，全部捐獻，作為建築會址用。
當時警備司令王澤民、警察局長周炳南、桂林行營高參許國柱、軍事委員會軍紀委員李宗哲等，皆入會為會員。
黃崑山〈道安恩師南來桂林弘化簡述〉：「由於會務在道師指導下，蒸蒸日上，會員激增，原租用會址，已不敷用，乃決定自建會所。本人即將麗澤門外三千多坪土地，全部捐獻，作為建築會所之用。由道師設計，建一座大雄寶殿，殿內可容千人坐位，中央塑釋迦牟尼佛像，殿旁四圍走廊寬一丈二尺，可安置素席四、五十桌，以為佛誕紀念日會員聚餐之用。大殿左邊建一精舍，塑觀音大士像，以供藏經及道師住錫、會客、招待過境僧侶住宿之需。大殿右邊面馬路地方，建平房五座，設功德林素菜館，以內子智雲為經理，智讚副之。場內空地多種蔬菜以自給。
建築會所經費，由張心仁居士向各界人士募捐，本人出資較多。建築工程，進行雖順利，但也很艱苦，尤以大殿三十四根杉木大柱，皆由靈川縣遠道運來，得來不易。」（《道安長老紀念集》p.201）
- △1952 年 9 月 14 日記：「黃崑山施捨地皮七百井（七萬尺），我花了兩年工夫，共用去七十多萬元，建築一座能容七百人的講堂，及配有美麗的小洋房——宿舍。還預備建築會議廳、佛教圖書館、餐廳、學校等，因日寇軍隊南進而止。」（《道安法師遺集》六，p.924）

△覺光法師：〈悼念道安法師〉：「我初識道公，在三十多年前，那時香港淪陷，我避難到廣西。適道公也去廣西桂林，號召組織中國佛教會，廣西省分會。道公任會長，顯公上人任副會長，巨贊法師任監事長，樂觀法師任副監事長。四位都是大法匠，把一向沒落不振的廣西佛教，從新振作起來，創建佛教會館，舉行各種弘法活動，轟轟烈烈，有聲有色。尤其是四位都是強烈的愛國者，對抗日宣傳工作，幹得特別起勁。後來顯明法師從軍，樂觀法師組織僧伽救護隊，都是那時愛國行動的延續。回想當時我擔任桂平龍華寺監院，經常往返桂林與桂平之間，一方面為全寺大眾生活奔波，一方面要對佛教支援人力物力。所以與道公親近的機會很多，相處非常融洽。佛教會每次重要活動，道公都要通知我參加。記得，佛教會館興建之際，在挖地基時，曾有一部分無主骨骸，都一一裝罐，預備移地埋葬。一天有一比丘於工作時，忽然倒在地上，大吵大鬧，語言聲調與其本人迥異，吵鬧語意是說，他住在這裏已經很久，不該無故侵犯他。當時道公運大悲心，厲聲呵斥說：「你死了這樣久，沒有超生，就是未聞佛法執著我見。我今天建道場，正是為了度脫眾生。你的殘骸會得到妥當安置，並且將為你們誦經薦拔。希望你即脫煩惱，不要阻礙我這大法壇施工，免墮惡途受苦。」說罷，那比丘即時平靜如常，跟著也就爬起來去工作了。當時在場的人們，異口同聲的讚歎佛法無邊，同時也稱頌道公的感應力量。此事雖小，對廣西佛教的迅速發展，不無影響。」（《道安長老紀念集》p.117-118）

△受國立廣西大學聘，為哲學系客座教授，講印度理則學及唯識學。

△「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由行政院會議通過組統章程，太虛大師函請廣西佛教會提名一位整理委員，公推道安法師為任之。（參考《獅子吼月刊》第一卷第八、九、十期，pp.35-36，1941.9.15，廣西佛教會主編。）

△任桂林月牙山住持（民卅年至卅三年）（《道安法師遺集》七，p.1276）

△任廣西省佛研究會會長（《道安法師遺集》七，p.1276）

1942 (民 31) 36 歲

△任桂林十方祝聖寺開山（民卅一年至卅四年）。（《道安法師遺集》七，p.1276）

△天臺觀宗寺顯明法師入桂，師為寶聲法師弟子，省分會推為副理事長。河南開封銑寺監院智光法師亦到達桂林，眾推為省分會監事。

△虛雲老和尚，應國府林主席之請赴重慶，主持護國息災法會。返粵經桂時，曾在月牙山叢桂樓講《普門品》。皈依者，有李濟琛等千餘人。（〈我與太虛大師〉：「虛雲長老是民三十一年冬，應國府林主席之請，赴重慶主持護國息災法會而經桂林的。去時住了一週多，公開在新華戲院演講一次，聽眾一千多；回粵時留桂更久，並講《普門品》。」

（《道安法師遺集》四，p.55））

1943 (民 32) 37 歲

△桂林藝術館（徐悲鴻主辦）落成，中央派張道藩、劉伯憫、張百海蒞桂主持揭幕，及視察黨務。彼等認為桂省佛教分會會務工作，較重慶方面活躍積極，語多讚揚。同時稱頌《獅

子吼月刊》，無論是社論、宣傳抗戰政策、報導前線僧侶救護工作，以及被日寇殺害等消息，均優於海潮音。

△會所興建工程進行雖順利，但也很艱苦，尤其是法王殿三十四根大杉木柱，皆由靈川縣運來極為不易。

△四月初八日為佛誕節，新建會所落成。參加落成禮緇素四眾及貴賓，三千餘人，亦少見之盛況。當時全國各佛教會，是唯一自有會址者。

△冬天，太虛大師應湘桂各界之請而飛桂、湘弘法。大師抵桂第四日，在廣西省佛教分會大禮堂公開講演一次，回重慶時，在桂講《彌勒上生經》九日。法緣甚盛，每日坐無空席，民政廳長邱昌渭亦常在座。圓滿日，求皈依者千餘人。

〈我與太虛大師〉：「太虛大師是三十二年冬應湘桂各界之請而飛桂湘弘法的，大師抵桂第四日，在廣西省佛教分會大禮堂公開講演一次，回重慶時，在桂講《彌勒上生經》九日。」（《道安法師遺集》四，p.55）

△任祁陽林象山山長（民卅二年至卅五年）。（《道安法師遺集》七，p.1277）

△參加瀟江雅集詩社，一時率和者甚眾。而建會所時，負債亦多，故曾有「教仇未若國仇大，錢債不如詩債多」之句。

曉雲法師〈悼念道安老法師〉：「民國卅年香港淪陷，那時，我到達了所謂山水甲天下的桂林，當時桂林為直接通達首都重慶的交通要道，各方來往人士，尤其是文化、藝術界，凡經點桂之道者，亦必多留幾日，小住桂林，藉以欣賞桂林山色，所以當時桂林無形中也成為人文薈萃的勝地。回想當日情景，大眾一心，茹苦如飴，雖然幾乎每日都有日機空襲的威脅，但桂林市內，繁榮異常，尤以文化聚會，更形活躍頻繁，無論是畫展、歌劇，音樂晚會，雅集演講等，都表現得十分活躍，祇就「瀟江雅集」一項節目的回憶，已有三十餘年來不容易再得躬逢盛會的感受！無論在質、量方面，氣氛的融和，場面的盛大（每月一次，人數總在三、五百人左右）。道安法師也列席參加，而會中也設素食，筆者就由友人的介紹，拜見了道安法師。……回憶留桂林時，參加過的文化集會，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一次的黃昏時分開始，道安法師住持的功德林舉行充滿文人氣息的集會——為蘇東坡生辰紀念的雅集，素筵齊開，室中懸掛了一幅蘇東坡畫相，席間分韻，以坡公名句「天涯握手盡文人」作詩。那是不像「瀟江雅集」的熱鬧，而是文靜閒雅，參加者多為當代詩人文士，氣質高逸，尤以在佛門清淨之禪林僧舍間舉行，道安法師，當時顯得極為文化界人士所敬重。（《道安長老紀念集》p.107-108）

1944 (民 33) 38 歲

△元月，法師因操勞過度，返湘之林泉山寺小憩一月。

道安長老 1948 年 10 月 30 日日記：「予於是年（民 32）四月八日，創建桂林佛教會之大禮堂落成典禮後，身心勞頓，疲乏已極，加之血師與地紳劉、賀、李三姓山主之請住是山（林泉山），藉息憊意，故於五月返鄉，六至九月住是山，並謀擴充生產計畫，於九月十六日，曾翠華等入山迎接返桂，中間到理明等亦兩度入山接駕，意倦神疲，幾欲終老是山，然為誓願所使，又不能如意所想也。當時同住山中者，有楚寶上人、明心師、竹生等

七人之多，是年秋旱，自七月至九月初旬無雨，當外人迎接予出山弘化者日眾，予誓之曰：「天不下雨，任何人迎接，決不出山」。凡住眾皆知予之誓詞。而曾智雲九月十五由桂抵山，秋陽如虎，吾笑之曰「汝此來，空走一回，天不雨，吾不出山何」。孰料當日下午忽起浮雲，晚降小雨，次日大雨傾盆而下，予不得已，同慧雲赤足離山赴桂矣。殆予與桂之佛法因緣猶未了歟！回首前塵，恍然如夢。」（《道安法師遺集》五，p.94）

△三月，衡陽十方佛國寺，迎請法師為住持。晉山昇座日，湘省政要名流，均有聯賀。

任衡陽十方佛國寺主持（民卅二年至卅五年）。（《道安法師遺集》七，p.1277）

△四月仁瑞寺監院（當時住持為太虛大師）妙惠，被鎮長捉去，逼繳軍糧三百擔，否則即行槍決。文佑法師急電求援，法師請行營主任電薛長官令釋之。

△敵人陷長沙，包圍衡陽，分兩路直逼桂省。法師避難柳州城，因水土不服，患嚴重腸熱症，入柳州醫蹻。當時醫藥缺乏，幸有一麥姓弟子，在機場工作，每日於美軍醫務所，購買三十西西葡萄糖針劑一支而已。不食不眠達五十天。後衡陽陷落，桂林告急，乃勉強入融縣、興江、龍岸等地避難。

△〈修持講座〉：「記得民國三十三年六月，我患腸熱症，住在柳州軍醫院四十五日之久，那時既無醫藥，也無營養，特教藥更談不到。四十五天中，沒有吃一粒米，每日由一麥姓徒孫，在飛機場的美軍醫療所，勉強買一支二十西西葡萄糖針注射，以延殘喘，真是瘦得皮骨嶙峋。最奇怪的是在此四十五天中，沒有睡眠過一秒鐘覺，那時的睡魔究竟逃到什麼地方去了呢？可見睡眠無體，它來既無影，去亦無蹤，根本是假東西了。」（《道安法師遺集四》p.274）

△黃崑山〈道安恩師南來桂林弘化簡述〉：「好景不常，民國三十三年，道師三十八歲，日寇陷長沙包圍衡陽，分兩路直逼我省，道師由內子及智讚率兩家人護送師至柳城避難。師因水土不服，患嚴重的腸炎症，臥病五十天，都由內子與智讚侍奉湯藥。桂林告急，乃扶病到融縣、興江、龍岸等地休養。復元後，遊雲南、川、黔各省，參訪諸山長老及佛教名勝，藉以考察各地教務活動情形。」（《道安長老紀念集》p.202-203）

△復元後，遊滇、黔、川各省，參訪諸山長老及佛教勝地，並考察各地教會活動情形。

1945 (民 34) 39 歲

△春間，法師由成都，經重慶、貴陽返錫龍岸，主持鄉村弘法工作。有會員從桂林來，得知會址無恙。

△三月，日軍進迫獨山，美國總統杜魯門發出通電，逼令日本無條件投降。四月間，日軍從獨山漸漸撤退。

△農曆五月底，法師返抵桂林，時無日軍影跡，但滿城荒草過人，到處是斷瓦頽垣，瘡痍滿目。此一風景甲天下之西南重鎮，文化中心之城市，淪落至此，法師感萬分淒涼，無限哀嘆。幸親自籌建之佛教會址無恙，稍覺安慰。

△整理會員會籍，吸收新會員。勝利後，外省籍會員星散。

△任桂林棲霞寺住持（民卅四年至卅六年）。（《道安法師遺集》七，p.1277）

△匪共作亂，由桂省參議會秘書長黃崑山介紹加入「國民人權保護委員會」。每晚在省佛分會大禮堂，宣講佛法，安撫人心，聽眾常在五百人以上。

1946 (民 35) 40 歲

△春間，法師應梧州、桂平、廣州、香港等地緇素之邀，離開桂林，順灘江而下。當日臨江邊送行者，八十餘人，莫不灑淚泣別。法師主持桂省佛教，前後八年，一旦遠別，亦難免依依之情。

沿途經陽朔、平樂等地，均登陸視察劫後教況，安慰會員。在梧州西竺園，講經一月。皈依者有稅捐局長、電訊局長、法院推事等一百餘人。

沿灘水到桂平，留三日。順流抵肇慶，遊鼎湖山，留一宿，直放廣州，協助寬鏗和尚，接收六榕寺。前後在六榕寺講經七次，在弟子林泉宅第講經一旬，並遊覽黃花崗、白雲寺、海角紅樓、花地、長提等名勝古剎。又在海幢寺、五百羅漢堂、法商學院等處演講。

△四月底，抵達香港。優曇法師、覺光法師及陳靜濤、林楞真等居士，開歡迎會，隨後歡宴無虛日。

香港受戰亂破壞不大，佛教也未受影響。由於陳靜濤居士，和宇宙津莫的關係，佛教受戰亂之惠，亦是奇數。勝利後，日人在港佛教寺院，概交香港佛教會，由陳靜濤居士主持接收。

留港十餘日，曾參觀東涌、大嶼山、荃灣、青山、元朗、粉嶺、沙田、大埔等地寺院。

△五月中，應廣東曹溪南華寺虛雲長老之邀約，創辦「南華戒律學院」。

任南華戒律學院教務主任（民卅五年）。（《道安法師遺集》七，p.1277）

1953年5月22日日記：

「現代中國青年僧應具備八不二十要

八不者：

- 一、不被佛祖舌根瞞味，須眼高於頂。
- 二、不昏於蠅夢勢利背覺合塵。
- 三、不僞慢誑甘自墮落人格。
- 四、不苟且偷生，須勤勇憤悱自強。
- 五、不擅負世學，塞自悟門，汨沒性靈。
- 六、不即離禪教，真俗懸隔。
- 七、不囿於種族界限、黨派之見。
- 八、不浮沉於支離破碎之事業學問，唐喪光陰。

二十要者：

- 一、要有雄壯健全體魄。
- 二、要有犧牲奮鬥冒險之精神。
- 三、要有光明磊落之人格。
- 四、要有廣博淵源之學問。
- 五、要有經天緯地之事業。

- 六、要有百折不回之毅力。
- 七、要存悲天憫人之懷抱。
- 八、要有改革前進之思想。
- 九、要有海濶天空之胸襟。
- 十、要有穎悟超羣之智慧。
- 十一、要有懸河盤珠之辯才。
- 十二、要有恭儉虛懷之美德。
- 十三、要有知過必改之勇氣。
- 十四、要有破壞建設之能力。
- 十五、要有不變隨緣之善巧。
- 十六、要有同舟共濟之精誠。
- 十七、要有大慈大悲救世人，地獄未空誓不成佛之弘願。
- 十八、要有融攝明辨，批評古今中外一切學術思想之卓識。
- 十九、要有富貴、貧賤、威武不能淫、屈服之意志。
- 二十、要有立乾坤正氣，作古今完人，續眾生慧命，開萬世太平，實現人間淨土之遠大目標。

這是民國三十五年在南華戒律學院，每週精神講話綱目。我那時預備把每週所講演都記錄出來，成為一本厚冊，作為中國僧青年的讀物。可是因環境變遷，未能如理想以實現。」（《道安法師遺集》七，p.1125-1126）

△八月，南嶽諸山派代表至寺迎請回山。於月底法師回到濶別八年的母院，院部房舍，部份遭盟機炸毀，長老十無一存，人世滄桑，感慨曷極。（1948年2月9日記手稿：予自民廿七年離岳，去年（民36年）九月始返岳。）

△任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設計會委員（《道安法師遺集》七，p.1277）

（二）發展南岳僧教育（1947~1949 前後2年）

1947年9月南岳諸山代表至桂林迎請長老回山，長老立志「發展南岳僧教育，建設中國新佛教。」然弘化事業甫開，因大陸政權轉變，不得不遷徙香港。

1947 (民 36) 41 歲

△元月十八日，接任南嶽首刹祝聖寺住持，兼佛學院院長。

1948年2月24日日記：「（元月十五日晴和）入院紀念日：今日為予入主祝聖寺進院典禮之期，到各長老機關首長四眾及本寺約二百人。」（道安長老日記手稿）

然，《道安法師遺集》七 p.1277：南岳祝聖寺寺長（民卅六年六月至卅八年四月）。

（案：三處日期不同，可以手稿為憑。根據日記推算，應是1947年9月回南岳，1948年2月任住持及佛學院長。）

△致力南岳僧教育

1947年11月19日日記：「我不但不放棄這僧教育工作，而想把他擴大起來，充實起來，只准向前不准後退，也不准中立與守立原位。現在雖加了些普通（本所未有的普通科）如英文、算術、公民等課，然仍未滿足我的願望。我原想要馬上實行我「教育建設（包括社會教育與僧教育），文化建設，經濟建設，制度建設」之四項建設的，現因人手不夠，改變方針，縮小範圍，光從事於僧教育建設著手，明年擬將洗塵、祥暉二師聘為教授，籌備二萬元基金，再過些時間，將講習所擴大為「南岳佛教學院」，內分「小學部，中學部，大學部，研究部」四部，再過十年，整個祝聖寺成為中國僧教育之最高學府。此予之理想僧教育之建設也。至於社會教育，則將現有覺民高級小學整好，他日亦可成為學院。……至於學僧向歐、美弘法之事，久為予意中事，蓋中國人之國民性多是屬於保守主義被動性者，如能引起歐、美人信佛，則中國自易跟隨而來，此予之所以必須要加英文一課也。然予之苦衷不但如此而已，而予之學力太差，每想得暇研究佛學、國學、英文三課，則他日亦能親領諸僧赴世界宣弘佛教，至以為快，然今無暇研究以圖深造，殊為中夜難安，倘得洗、祥二師助教，則予之責任減輕，將可分工研究所欲而應當研究者，始可安心於岳耳，如萬一諸事及課皆須親自打理，或過些時能有代替者，則將赴內學院或日本，專攻學問，此予志也。且予立志「學、道、事」三業，夫人之「學業、道業、事業」三者缺一不可，而道業、學業尤為重要，事業次之耳。如真能有好環境好機會能作大事業，能成就他人（多數人）之道業、學業者，則犧牲個人之道、學業，予絕對不惜也。否則，既不能大刀闊斧做事，徒耽擱自己大好光陰，吾不為也。過去已過去，自後不可隨便空過。」（《道安法師遺集》五，p.23-24）

靈根法師〈懺悔〉：「南嶽佛學院在抗戰時，曾在日本人的佔領之下，曾經停頓了好幾年，佛學院的房舍，被美國飛機轟炸得面目全非。勝利之後因陋就簡，又將佛學院恢復起來。民國三十六年，道公和我也先後回到了南岳。道公任教務，我任訓導，在職務上我們由師生又轉為同事了。南嶽山是中國佛教的發祥地，如南臺、福巖、上封、大善、祝聖五個大叢林，在制度上是保守的。佛學院學生們的生活，除了上課之外，如上殿、過堂，出坡（勞作），還是以舊式的叢林制度管理。道公由廣東南華回到南嶽之後，他學太虛大師當年的革命精神，要改革佛教的制度，像過去那種故步自封，死板板的叢林制度，已經是落伍的破包袱，不適合於新時代和潮流，應該要廢除它，尤其對一般活活潑潑的青年人，害死了多少人，整天死板板坐在禪堂裡，一個個走出來都是病鬼子，這樣的佛學院就是辦十年二十年，乃至五十年一百年，也培養不出一個人來。本來清早是讀書最好的時間，不讓學生們去做運動，吸收新鮮空氣，天沒亮就逼迫學生們去上什麼鬼朝殿？當年釋迦牟尼佛，何曾定下規矩來要上朝晚殿？……學生們聽了真新鮮，一個個歡喜得手舞足蹈。我在學生們的要求下，偷偷摸摸在學院後面的樹林中，裝了兩只籃球架，早上和晚上，讓他們偷偷摸摸打打籃球。當時我曾對學生們交代，打球千萬不能聲音太大，萬一被濤師傅知道了，他是不會允許的。學生們只要有得玩，我提什麼條件他們都願意接受。但時間久了，玩得高興時得意忘形，搶起球來是大吼大叫。這一下驚動了上上下下的老班首，這些好事之徒跑去濤師傅那裡告狀。那還了得，當然學生們挨了罵，我也吃了排頭，我只好將籃球架子收起來。道公在背後對學生們說：「快了！再過十年二十年，這些老頑固死了就好了。」（《道安長老紀念集》p.124）

△任湘、桂、黔鐵路總局佛學研究會導師（民卅六至卅八年）（《道安法師遺集》七，p.1277）

△任衡山縣佛教支會常務理事（民卅六至卅八年）（《道安法師遺集》七，p.1277）

△任衡山縣私立覺民小學校董事長（民卅六至卅八年）（《道安法師遺集》七，p.1277）

△夏，湖南省佛教會改組，法師當選理事長，覺民高級小學董事會董事長

△九月返南岳。（1948年2月9日記手稿：予自民卅七年離岳，去年（民36年）九月始返岳。）

△秋，受聘任國立南嶽師範學院教授。一面計畫重建祝聖寺被炸毀之禪堂、戒寮、僧寮等，擴充佛學系及增加招生名額，提高教授待遇。

△授俱舍、成實諸宗綱要。

1947年10月7日日記：「俱舍大綱已編印完畢，本週可講完。下週即可開始講成實宗綱要，尚未著手寫油印。」（《道安法師遺集》五，p.4）

1947年12月6日日記：予於民廿六年開始講俱舍頌，開南岳千餘年來講俱舍之先河。今卅六年又講成實與俱舍綱要，開千年之成實先聲。明後兩年，擬講三論、賢首、天臺、法相學、禪宗、密宗諸綱要。……南岳應有此百花燦爛之學術空氣歟！吾將拭目以待百派爭流，南岳成為今後中國教下之法院耶也。馨香頂禮，法輪常轉。（《道安法師遺集》五，p.28）

△長老愛護僧青年，倍於愛己。

1947年10月7日日記：「常醒為學生中之最優秀者，今來信云：「安法師：您老向愛護僧青年，我亦僧青年之一，所以您老亦愛護我。這次因為種種緣，助我思親返鄉之念，此念一起，遂背法乳而逃逝。於廣州夢也未夢到能會見您老人家的。然而您老那愛護僧青年的心腸，太感動人了，真使我深銘五內矣。安法師！蒙佛光加被，並您老的福庇，一路抵家平安，請勿垂念！此稟，順頌 法喜。學僧常醒頂禮，古八月十六日」

我之愛護僧青年，尤其是知識而有志的僧青年，比愛護我自己的眼珠還要加倍。因為我已年大一事無成的了，他們年青，智慧力強，學識力足，其進步與前途正是後生可畏，焉知來者，故此護持學僧們無微不至，唯學力與金錢力，有所不逮耳！」（《道安法師遺集》五，p.10）

△長老與學生共同晚自修

1947年10月20日日記：「近日每夜到講堂與學生共同自修，予閱大藏中之大字《成實論》，隨閱隨摘其綱要於每品下，以知二百二品各論何義也。如此閱書，我自認為最有益不過了。成實較俱舍為易，一、文字乃散文體，二、為辯答多，三、說理多為空義，四、文字流暢，非若俱舍之簡古澀難讀也。」（《道安法師遺集》五，p.12）

△時局動亂，物價上脹。

1947年10月11日日記：「米已突破三十萬之大關。銀元漲至三萬四千五。黃金四百萬一兩。物價猶如一匹脫韁之千里駒，一日千里，前進上漲，無有止境。……二十萬元將來能否買到一隻麵包、一根紙煙，尚屬問題也。」（《道安法師遺集》五，p.8）

1947年10月12日日記：「中國到處紊亂無秩序，幾不成其為社會矣。……東北、西北大戰全幕揭開，何年何月何日收場閉幕！？」（《道安法師遺集》五，p.8）

△時南岳香火鼎盛。

1947年10月1日日記：「南岳市近日進香者，日在兩萬人以上，晝夜絡繹不絕於途，按各旅業與香火寺庵，皆謂到處無插足之地。又據本寺駐軍守衛者言：「每夜至天亮，香客如螞蟻搬家者然，今日又增加由山東退下的每師每旅部抵市，市面更頓形擁擠不堪。」本寺幸有交警駐防，否則亦為新到部隊所駐矣。」（《道安法師遺集》五，p.1）

△時南岳瘧疾多，學僧死者多。

1947年10月9日日記：「南岳瘧疾多。自去年返岳，時見各寺僧多患瘧疾，以至半年而不得愈痊者，予食以普通奎甯丸，即痊者亦在不少，而間以一月十天而復發者亦有之。今年入秋以來，本所學生患者，幾無日無之。推其原因，不出有三：一為亂食生冷東西，不加檢點。二為天氣時冷時熱，不加衣服，而致受凍。三為天涼，蚊蚋漸少，而夜不放蚊帳，為蚊蚋所咬，傳染所致。有此數因，焉得不病。今日又有二生患普通瘧疾，予給予錢，買普通奎甯丸食之。學生之衛生常識全無，故於衛生方面，不甚注意，遇有小毛病，亦不能自治，誠為可憐。擬以後每週作精神講話，教以衛生常識等，以健康其體魄。

「（《道安法師遺集》五，p.5）

△立志著述。

1947年11月3日日記：「著述之道，須經三部曲，始能完成其目的。所謂三部曲，第一是材料之蒐集，第二是構思與整理，第三是完成思想系統學術之價值。第一項是博學審問，第二項是慎思明辨，第三項可謂篤行的工夫。此三部曲的工夫，無論是做什麼，也應該有此階段的。我覺得一個學者，應當在三十歲以前就要完成其一部曲，三十至四十以前，應該要完成第二部曲，四十以後，即可完成第三部曲。……予欲著書，須五十歲以後方開始也。倘有工夫，擬將十年來在各處所講之講演稿及講義，加以蒐集整理，以為他日之參考，未始非取材與前後思想之對照也。餘如成實論之整理與詮注，俱舍頌之詮釋與整理，原始佛教之思想總論，中國佛教思想史，佛教十宗ABC，均為予注意著作之書。此外，如佛學與中國文學，佛學與中國民族之關係，佛學與現代科學之比較研究，佛學與心理學等，此亦為接引時代知識分子不可或缺之問題應病與藥之急須著作也。恨為無益之教務事所累，倘能假我五年工夫專門研究，吾必努力於學術世界之鑽研與貢獻也。」（《道安法師遺集》五，p.17-18）

△欲先向學業方面再用工夫

1947年11月8日日記：「岐山仁瑞寺派代表德慧監院來寺接予為岐山住持，……靈根兄勸我遲一月答覆。而我心不定，蓋我對於學業方面太欠缺了，欲先向學業方面再用五六年工夫，與德行修持方面加以修習，他日再出為做事，一切不感困難。或在岳多辦幾年教育，他日改革佛教方面有人用。予目前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犧牲個人的一切學業道業，專從事於事業及教育努力，以達到改革佛教之新運動；第二條是犧牲專業，專向學業道業方面發展，五年或十年後，稍有成就，做事為人，亦不為遲。

今年我走了方丈運，第一上封寺（去年十一月），第二大善寺，第三金錢寺，第四廣州六榕寺，第五福嚴寺，第六岐山。一般以為我必接一地方，殊不知我一處也不去。衡陽花藥寺，曾亦一度作為議程，僧才缺乏如此，如不再努力於僧才之造就，三湘佛法，危急可待。」（《道安法師遺集》五，p.20-21）

1947年12月1日日記：「時不我居，忽忽又是十二月一日矣。本年之光陰又如此空過，學業、道業、事業，一無所成，午夜思之，滋愧無畔。光陰虛擲，願望空想，而欲速證無生，業障殊深，時有：「動靜理全是，行藏子盡非；冥冥隨物去，杳杳不知歸」之慨。真不知三十日到來，如何是好。」（《道安法師遺集》五，p.26）

1948 (民 37) 42 歲

△年窮歲暮，土匪蜂起

1948年2月7日日記：「年窮歲暮，土匪蜂起，前三日，在株州上，汽車三輛被劫。歐明輝亦在被劫之列，失去六百萬元。本寺定超退居，亦搭，百八十萬元買毛巾送各法子，亦被劫去。劫匪三十餘人，聞有各種新式美化器械，治安堪虞。又前五日，湘潭每站警局被繳械，局長被槍斃命。（道安長老日記手稿）

△自取別名：靈逸。

1948年2月10日日記：「靈逸者，乃予自取之別名也。靈者，靈明，不出魔宮成佛道之謂；逸者，逸超，無離煩惱證涅槃之稱。夫鑑古今，格物理，鏡仰覆，玄內外，喻得失，燭乾坤，昭日月，乃至絕言慮而轉萬法者，靈明也。澄罣礙，越縛脫，迥空有，泯心境，融真俗，踰染淨，捐迷悟，乃至離四句而絕百非者，逸超也。至若有魔羅可降，菩提可得者，則非靈明者也。有生死可了，涅槃可證者，則非逸超者也。靈逸！靈逸！吾希爾之名而符其實。」（道安長老日記手稿）

1948年3月6日日記：「致王治平書中有云：「做人有二途，為個人者須消極，為大眾者須積極。所謂消極即是以慧眼窺破宇宙人生乃『無常苦空無我』之真理，由此可以打出一條解脫自由之生路，不為狹、夢幻、錯覺之名韁利鎖物欲所麻醉、所纏繞，能入此途，此之謂大丈夫。所謂積極，即是以為宇宙創真理，為全人類、全動物界謀幸福解脫自由而服務而奴役。其所以如此者，乃知宇宙人類皆迷而不覺，唯吾知之，運無眾同體悲心而喚醒之拯救之，或為同事，或為親友，而感化之，覺悟之。此二途，若缺第一途，則無真解脫，一入事途，則從迷入迷，自拔莫由，何能濟他？若缺第一途而入第二途，則易為夢幻環境物欲所迷惑，故為人必須具此二途。無前者，無解脫自由之可言；無後者，名為消極自了。世之人，千億人中有九百九十九億人無第一途；出家者不明佛學真諦，多缺第二途。此則世界兩途脫節而不調和，焉得不亂，焉得不糟。」

△發展南岳僧教育，建設中國新佛教

1948年2月13日日記：「發展南岳僧教育，建設中國新佛教。」予志可以用上二句口號包括之。欲建設中國新佛教，須有完整才德兼優之中堅幹部僧材，故不欲復興中國佛教則已，欲復興建設中國佛教，其基本辦法，非從事于僧教建設不可。欲建設僧教育，非先從南岳下手不為功。南岳環境幽靜，無論交通、文化、財力、人力各條件，均已略具眉目，如能加以改造擴大，成功必非難也。南岳昔有天下法院，及僧海之稱，今後於僧材方面，應亦為全國模範區。今晚所得改良之結果甚佳。

- 一、本所改為「南岳佛教學苑」之名稱，靈濤上人等通過。
- 二、籌募基金二十億。

三、在半個月內，須完成徵求發起人之工作，以便從事于實現。

四、在本年四月前，須將籌備工作與改組（由所改苑）事宜完畢。

五、印捐冊四十八本，每本四十八頁，以符四十八願之意。

六、苑內學生分三級：「正科班」、「預科班」、「研究班」。研究班內分俱舍唯識法相系、成實三論系、天台賢首系、禪淨密宗系、律學佛史系，餘如外國語系，為梵文、巴利文、英文、藏文、法日、俄德等六大系。其餘苑章等另訂之。（道安長老日記手稿）

1948年3月8日日記：「晚七時於圖書室中廳，對學生訓話，到洗塵、漫文、靈根三法師，全體學生。首由予訓話。第一思想要正確；第二人格要偉大；第三禮貌要莊嚴（舉止閑雅，威儀齊整）；第四志願要堅固；第五環境要認清；第六要忍辱耐勞奮鬥救佛教救人類。并告今後改組為「佛教學苑」，洗塵法師負責各生之訓練，餘如關於禮貌、自咨、責任——復興中國佛教，普及世界佛教等。」（道安長老日記手稿）

△預備將來作十宗辭典

1948年3月8日日記：「今日開始寫〈三論宗綱要名相通釋〉，等于三論宗之辭典然。予預備將來作十宗辭典，此或為開端之嚆矢歟。」（道安長老日記手稿）

△湖南佛學講習所成立

1948年2月11日日記：「湖南佛學講習所已籌備就緒，所長為悟性，自智為教務主任。招生廣告已發出，招生三十名，自十四至十八歲為年齡及格者。所址附設長沙龍門古開福寺內。如能長久，亦湘省佛教之福音也。」（道安長老日記手稿）

△2月，任南嶽首剎祝聖寺住持，兼佛學院院長。

1948年2月16日日記：「責任加到肩膀上來了，這工作也是應該負的，但能否負得起，只好進自己的力量。今晚六時三十分，定超和尚請各長老、重要職事至其寮，計到有：靈濤上人、明真上人、梵舟理事長、了達和尚、溪聲校長、靈根管理法師、漫文法師、筆者及主席者——定超——共九人。席間備有：橙子、瓜子、荔子、蘇糖、花生、麵。麵後，主席發言，提出請筆者為祝聖寺主席，并說出由筆者為主席之優點有：發展本寺所創辦之僧教育；維持全山佛教；人與本寺金字招牌相稱；才得其地益彰。致于本市各方面之瑣事，超和尚仍願負全責。他那懇切的言詞說：「安法師乃是現代的中國，同時也是現代黃金的美國，個個都想他。如果本寺不掛安法師的金字招牌，倘一旦被他方請去，則本寺靈濤上人二十餘年所獨創辦之佛學講習所，勢非倒閉不可。倘安法師如不接任主持，且益過於麻煩，今日這山來請，明日那寺來拜，實不勝苦。如去年岐山、上封、福嚴九寺接踵而擁其門，而安法師因教育責任心重，不慕虛榮，力持鎮靜，始終不動不搖，維持本寺僧教育，這實在是非常所佩服。同時安法師之力量，亦無有此地位與機會使其發揮抱負，如果我不退讓，于本寺本所前途，不但無益，且為發展前途莫大障礙。安法師不住南岳，不住持本寺、主持本所，則不但為本寺本所本山之損失，實為整個佛教上之莫大損失。如安法師接任本寺主持一席，則佛教前途，光明無限」云云。次，濤上人發言，微笑欣悅，表示十分贊成。次，靈根、梵舟、溪聲、了達諸公均一致致辭，皆謂曾反對而今卻真摯地擁護。各出妙詞。予以時局危殆，恐不能發揮抱負，理想難以實現，再三推辭，彼等亦再三勸請。予最後以明真上人為秘書，超公為都監之要求，彼二人亦滿口應允，逼不獲已，即發精進，負起此主持責任來。」（道安長老日記手稿）

1948年2月17日日記：「主祝聖寺記 下午一時，搖鈴在本寺法堂，雲集全寺長老班首，舉行接任住持掛珠典禮。大眾分上下左右作辯論會議式之形。首由超退住發言畧謂：「本人自臘八辭退，迄今又將兩月，叢林不可一日無主，選賢任能，正是其時，今日特恭請各長老班首來此聚議，公舉新任住持，望不吝賜教，介紹賢能，以維法門，而安大眾！」繼祇修老和尚手持掛珠發言，謂：「適退居定超老和尚所言甚明，本人唯聞道安老法師（實在卑年四十），世出世法，無不通曉；真諦俗諦，悉皆圓融，熱心教育。若請其出位，衛護常住，領導大眾，適得其人。未審今日在會諸公，亦表贊同否？請各發言，以測眾意！」于是大眾一陣掌聲如雷，響徹梵宇。繼而鐘炮齊鳴，歡騰山谷。念珠加身矣。予即席致詞曰：「退住超公、各位長老班首同寮同學：道安無學無德，既承諸長老班首盛意，摯情相籌，須道安為大眾服務，充任洒掃，綆短汲深，能力固自知，才不稱職，然既為佛子，當行佛事，行佛事，當莫過於奉事三寶，服務大眾，此亦道安應盡力之良好機會也。昔印度迦膩色迦王主政時，能大弘佛法者，其端賴三至友乎：其智臣摩吒羅先生主政以治其國；良醫遮羅迦先生以調其身；名德馬鳴菩薩，則為其思想精神之指導者。今道安雖為一寺之主，固不如國政之繁興，然麻雀雖小，肝胆全具，對內對外，引導四眾，上弘下化，善誘一方，皆非道安一人力量所堪任。今以十二分的誠摯懇切之忱，盼望長老同學們，或為我之行為思想事業之指導者，伏乞默然俯允。」說畢，又是一陣掌聲與歡祝聲。即由知客悟也兄領導大法王剎禮佛，祖堂禮祖，訖，仍歸說法堂，由定超老和尚雙手將啟書交與我矣。又是一陣恭賀之聲，各長老離席，講習所全體教職亦來道喜。歸寮，上封寺監院廣亮，於寮外放炮一萬響，濤上人以橙子、荔子於我寮享客。晚間普茶普麵。予主祝聖寺，已成為事實矣。

靈根管理員說：「你老人家作一日主席，我即當一日職，絕不中途而退。」予聞之，感謝同志真摯之情，幾乎淚下。真能認識我為佛教者，在日下，惟根師文又兄二人而矣。（道安長老日記手稿）

1948年2月20日日記：「晨飯後，定超退住與梵理長等，調請春飯與進院齋，不如總定（農）十五號為好，來予室商量，予然之。」（道安長老日記手稿）

1948年2月24日（農元月十五）日記：「入院紀念日：今日為予入主祝聖寺進院典禮之期，到各長老機關首長四眾及本寺約二百人。接各方聯對四千多件。計國立師範學院院長皮名舉、周邦式等，各中學如南華、祖堯、三中校長，慎、張、胡、曠、羅各局會長，上封、南台、仁岐各山長老，均雲集。據靈濤上人等及來賓寺眾謂：「今日之天時地利人和諸緣，實為南岳近百年來未曾有。」下午一時開席，分二處，僧眾在說法堂，十五桌，在家二眾及尼眾在岸觀堂，十二桌。餐畢，攝影以留紀念。影為捲片搖機所照，相當長。地點在本寺佛殿右坪，陽光烈日，人盡坐于烈日之下。今日所花費者，除常住外，單予個人，如以穀子計算，約三十碩之譜。（二千七百萬元）此款由濤上人印書項下借用者。進院并無古式之儀規，只上殿上供及四聖供而矣。

此次入主祝聖，可謂未費吹灰之力，調擺一切為定超退居，招待及佈置為悟也、梵舟、靈根、淡聲、了達諸公。一切如法次第，自倍天緣人緣，洽到圓滿，惟過于圓滿，或將缺多。而李月浦謂：「今年半月來，皆昷風雨飄搖，烏煙瘴氣，昨夜冷雨如絲，誰料今日會有如此晴和天氣？此實為法師弘法全球之預慶，法師之願力學力神力，絕非一南岳高僧一寺住持已也！」（道安長老日記手稿）

△收復祝聖寺失地

1948年2月22日日記：「本寺客堂、齋堂等處，今日收復。此二處自民廿六年起，即為保安司令部借用，其中經抗戰期中之中央機關、憲兵隊，十餘年來，無時無兵。在淪陷時間，有半年未曾住兵。收復之日，又為別動隊，次後為交通警察，次後為一九二旅，幹部訓練班，現尚有勤務部之供應站駐內，唯藏物資無兵。今日將齋堂收復，同時客堂打掃清潔，知客悟也兄已遷入辦公，齋堂亦般入食飯。可謂十年有奇之失地，今一旦始重光矣。」（道安長老日記手稿）

△「廣修空花萬行，晏坐水月道場；降伏鏡裡魔軍，大作夢中佛事。」此予借憨山大師之語，為予今後弘法之觀行也。（道安長老日記手稿）

△湖南省佛教分會理事長（民卅七年）。（《道安法師遺集》七，p.1277）

△立志「發展南岳僧教育，建設中國新佛教。」謂：欲建設中國新佛教，須有完整才德兼備之中堅幹部僧材，故不欲復興中國佛教則已，欲復興建設中國佛教，其基本辦法，非從事于僧教建設不可。欲建設僧教育，非先從南岳下手不為功。南岳環境幽靜，無論交通、文化、財力、人力條件，均已略具眉目，若能加以改造擴大，成功必非難也。南岳昔有天下法院，及僧海之稱，今後於僧材方面，應立為全國模範區。（道安長老 1948 年日記手稿）

△「南岳佛學講習所」創辦二十年，在法師之倡議下，更名為「南岳佛教學苑」。並聘請趙恒惕老居士為苑董。（參考《道安法師遺集》五，p.35。）

1948年3月4日日記：「致趙議長恆惕書：炎公議長鈞鑒：星沙揖別忽忽又是數月，近維政躬凝吉，德化日隆。為項祝聖，近因超大和尚退休主持，須人為長老以灑掃，責委諸安並屬籌金擴展講所，健全教育，以謀復興湖南佛教。安自知德薄學庸，曷敢謬據法席，然為調整僧教育計，故又不忍強方眾命，權以濫芋充數。幸冀我公輸願維護，俾無隕越。為盼竊講習所自創始迄今廿載有奇，施教方針素以佛教經論為主，國文英算史地公民為助，茲欲擴充班次，刷新內務，整訂課程，俾適現時需要，故擬組織苑董會，改「講所」原名為「南岳佛教學苑」，敬請愛護佛教居士、熱心教育長老為發起人兼董事，并致厥誠，懇請我公為苑董長。素稔我公名垂海宇，望重緇林，若得登高一呼，自能群山響應，爰憑管見，擬定苑董會簡章十八則錄呈鈞覽，公為削政，並祈不違悲願，俯應所請。臨書盼切。敬頌 崇安 釋道安謹啟 三月四日

南嶽佛教學苑苑董會簡章

第一章總綱

第一條 本會會名為南岳佛教學苑苑董會。

第二條 本會會址設南岳祝聖寺。

第二章組織及職權

第三條 本會苑董暫定十九人至四十九人，由南岳佛教學苑發起人公推之，負議決重大事件、選舉學苑苑長、籌劃學苑經費，及審核預、決算之責。

第四條 本會設常務苑董九人，由苑董互推之，負處理日常事務及保管財產之責。

第五條 本會設董事長一人，由常務苑董就苑董中推舉之，對外代表本會，對內指導學苑施教方針。

- 第六條 本會設監察委員會，由苑董互推三人組織之，監察委員會辦事細則另定之。
- 第七條 常務苑董、董事長及監察委員之任期，均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 第八條 本會設名譽苑董若干人，由董事長商同常務苑董，提交苑董大會通過聘請之。
- 第八條 本會設秘書一人，由董事長就常務苑董中指定一人充任之。
- 第十條 本會得視事務之繁簡，酌用幹事若干人，由常務苑董會議決定聘任之。

第三章會議

- 第十一條 苑董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關，每半年開會一次，但經常務苑董會議之議決，或有苑董五人以上之連署提議，得召開臨時苑董大會。
- 第十二條 苑董大會由董事長召集之，董事長因故不能召集時，由兼任秘書之常務苑董商其他常務苑董召集之。
- 第十三條 苑董大會開會時，以董事長為主席，董事長因事不能出席時，得臨時就常務苑董中公推一人為主席。
- 第十四條 苑董大會開會時，苑董如有因事不能出席者，得委託他人代表出席。
- 第十五條 常務苑董會議每月至少開會一次，由兼秘書之常務苑董召集之。
- 第十六條 常務苑董會議開會時，以兼秘書之常務苑董為主席。
- 第十七條 董事長得出席常務苑董會議，並有表決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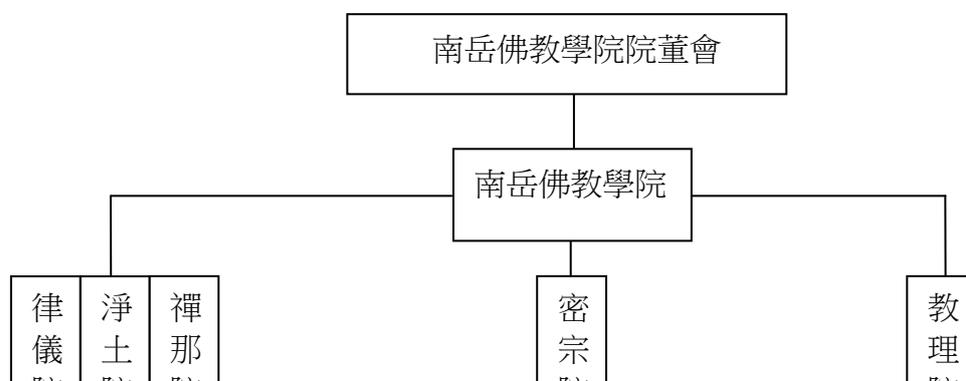
第四章經費

- 第十八條 本會經費以下列各項充之：
 祝聖寺之津貼。
 苑董之捐助。
 各界之樂捐。
- 第十九條 本會之不動產及所籌得基金，非經大會之議決不得處分。

第五章附則

- 第二十條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得由苑董五人以上之提議，經苑董大會之議決修改。
- 第二十一條 本簡章自呈請中國佛教會備案之日起施行。」（道安長老日記手稿）

1948年8月8日日記：「整日思想為學院打算與趙氏之密院聯繫之研究與辦法。決定接受趙氏之誠意建議。茲將大綱如下，擴大本院組織，南岳佛學院內分四院：一、教理研究院——內分預科、正科、研究部三級。二、真宗研究院，內分講授傳習，密壇等級。三、禪那院。四、淨土院。在目前先成立教理與真宗兩院。各院設院長、教務、總務、教導三主任，其組織辦法，待與趙氏及院董會研究訂定之。趙氏在此一週內可返岳。除商討擴大合併組織外，即可於明年春季實施。其組織如下：



△改刻祝聖寺寺額

1948年3月31日日記：「本寺改刻之寺額已于今日告竣，計石工八工。原有「敕建祝聖寺」五字，今將上二字去之，唯刻「祝聖寺」三字額，豎刻，就有五尺高之白石碑礎於山門牌坊正額者，將原有五字洗去，再將此三字刻上。為陰文，約有寸深。字為靈濤老人所寫……本市劣紳胡光興，以將「敕建」二字除去，議論紛紜，并要管理局及警察局威脅必須照原樣重額「敕建祝聖寺」五字。吾對二局長大斥其妄。彼等已無說矣。予之理論為：一、現已民國立國三十有七年矣，此民主國，不應有此專制封建餘毒仍存于社會，此去之者一。祝聖乃吾僧伽之寺名，隨吾人改之，任何法律憲章風俗上，皆得自由，即吾人不願為中國人而入美英籍，國法亦不得干涉，況除寺名上之字也，且今非名，而去此不相干字乎。此在情理法上，誰亦不能有置喙之餘地。此其二。若以「敕建」二字指為公產者，則祝聖自唐以前迄今將二千年，由「清冷宮」、「萬相庵」、「聖容寺」、「般舟道場」、「彌陀台」、「勝業寺」等，清改為此名，在《岳志》《省志》《縣志》文獻般已足徵，彼等何不一閱《岳志》耶？彼等如欲以「敕建」二字而藉公產私處議之者，如係此意，真是狼心狗膽耳，此其三。若謂此「敕建」二字乃光榮，乃古蹟，乃名勝，此專制餘毒，何光榮之足言，何名勝、古蹟之有。如決欲恢復之，即請通電先擁護蔣主席為民國王帝，主席能為王帝，則敕建二字即可恢復。如蔣主席不為王帝，「敕建」二字，即已成歷史上之名詞，已無存在之必要，亦絕無存在可能矣。此其五。地方有理論者，請直與道安面論，否則等于祝融峰上風，隨其亂鼓，無睬理之價值也。近三日，已無人談此二字之是非矣。」（道安長老日記手稿）

△夏，湖南省佛教會改組，法師當選理事長，覺民高級小學董事會董事長。

1948年7月22日日記：「覺民開校董會，予被推為董事長。」（《道安法師遺集》五，p.39）

△六月應廣西平樂黨政軍之請，主持大法會七天，並每日講演佛法。時左傾之學生聽眾甚多，鄰近五縣來集者不下萬眾。

△籌組「南岳僧青年協進會」（參考《道安法師遺集》五，p.52-58）

△八月應桂、梧、穗、港講經之請，前往說法。（參考《道安法師遺集》五，p.27）

△1948年8月26日日記：「南岳佛學講習所等歡迎法舫法師大會：

午後五時，忽大雨，適予抵寺，而佛學講習所、研究社、般若講舍三機構，已久雲集本所大禮堂，正候予返寺，因大雨，又近三十分鐘雨止方開會，時正四時五十分，搖鈴畢，予陪法舫法師入禮堂，全體在靈根司儀口令之下，赫然肅立。法師入席，全體人員，向法師行三問訊禮。禮畢法師坐下，予被推為大會主席，即就講臺致歡迎與介紹詞。大意为法師與南岳之關係，學問，廿九年由教育部派出印度國際大學傳播文化與弘揚佛法，及其能通巴利文、梵文、英文，其他在國內之一切事業，未及一一介紹。詞約二十分鐘，即請法師登臺講演。

他由南岳在佛教史上之重要，而談到原始佛教之僧教育——原始佛教，以釋迦牟尼為中心，戒律為僧團之藩籬，其所學為讀誦思惟與利他。六百年後，大乘利他思想發達，僧團遂即消滅……中國僧教育，隋、唐以前為接受吸收印度之戒律具翻譯經論之初期，無教育可言，隋、唐以後，即開始中國文化等新發展新教育，如馬祖立叢林百丈制清規，禪、淨之盛行，而教理如天臺、華嚴之研講反不如禪、淨之盛。……民國湖南岳麓山僧教育最早……民十三年武昌佛學苑……全國佛學機構，中國佛教教育今古皆有二蔽，禪、淨蔽於解，今教育缺於行、證，如何使二者不偏……而最後轉談錫蘭、緬甸等地之原始佛教之保持與現在一般僧教育之狀況。已六時多，講演歷一句半鐘。因天氣密雲無光，加之暮色暗然，原欲攝影，因光線關係，已不能拍照。今日參加者百餘人。」（《道安法師遺集》五，p.60-62）

△八月應桂黔鐵路局請，講學兩週。每晚七至十時，每日一專題，聽眾在三千人以上，圓滿日，除局長外均皈依佛門。並任湘、桂、黔鐵路總局佛學研究會導師。

△1948年9月24日日記：「南岳四百多個僧眾，恐怕最忙的要算我第一了。我每日除上二課，閱與寫參考書，改卷子外，其餘各處電報，書信，迎賓待客，寺務，冊務等，平均每日工作最少在十小時以上。難怪古人說：「未著袈裟嫌多事，著了袈裟事更多」。真是經驗之談。」（《道安法師遺集》五，p.76）

△1948年9月26日日記：「血的教訓；保安集訓處第一大隊第四中隊楊隊附及其士兵，打本所學生。今晨八時許，予命學生將佛殿前竹簾十餘床取下收藏經樓，以免損壞。不料住在該處士兵，不准收取，發生口角，一時叫囂喊打之聲蜂起，本所教員洗塵經廚房，即行前往勸導，而該楊隊附不由分說，即飽以耳光拳頭，其餘士兵亦道向學生猛擊，一時成糾紛狀態。學生圓覺受傷較重，鼻孔被擊，血流如注，右面部及右額右乳部，均受暗傷。學生跑來報告，予一面叫學生請超老，一面自去交涉，誰知事已不可緩和矣。予此時不及詢詳情，帶受傷學生擬赴司令部及管理局等報傷。彼等又一齊擁出，並把手衛門不准出去，加以威脅，揚言如欲出去，即行再打。如此，為免無謂犧牲，暫行折回，該隊長梁趕來丈室道歉，予厲聲痛責之氣已不能遏矣！定超老亦來勸解。予即提出三個條件：一、要嚴辦動手士兵；二、要將簾子收取；三、要保證以後不得再有同樣事情發生。否則予決先赴集訓處司令部訴願。梁表示一一接受……晚召集學生訓話，並檢討此次事情發生之遠因近果關係。自後切不宜與兵接近，諺云：「秀才遇著兵，有理說不清」，司馬光云：「兵猶蝎也」。吾人豈不懼而避之。」（《道安法師遺集》五，p.78-79）

△十月，擬休息三個月以調養身體。赴十里峰瑞霞探望彼岸和尚，此為父子二人最後一次見面。並返六年不見之傅氏故居。然因學生來信，終不能安心調養。（參考《道安法師遺集》五，p.85-116，從10月5日離南岳，至12月8日始返。）

1948年11月5日日記：「玉燈師自南岳來，送來明心師致予信一封，我立即抽出信箋，上面的話，幾乎使我昏倒，勉強支持鎮靜，壓制內心如狂瀾般的奔放的感情力量。然而終於奔放，我為掩飾計，緊緊地將兩眼閉起來，因淚水過多，眼眶的堤防，阻止不住汹涌的淚珠奪眶而出，信箋也無力執拈，只隨它扔在臺之上面，此時的我，內心好像萬針叢鑽，身如在又酸又辣的毒氣桶裡的不安穩，率性將臉移向壁間，讓他盡情的痛哭一頓。……記得淚眼朦朧時致明心書中有云：「……學生們是我唯一的生命，那群可愛的孩子，我沒有一秒鐘能夠忘記他們，因為他們是如來的真子，佛法的傳播者，人類的救星，我的慧命繼承者，我不能隨他們死亡與散漫呀！我原請假三個月，在此一月中，身體已漸復健康，然而並非為幻軀的私我而休養，因為偉大的專業，須有健全的體魄才能使事業不致無成就。現在我決定明日返岳，深恐此間愛護者不能放行，故特先函復知……」。茲將來信擷錄於後，以知予悲哀之故。「叔公慈鑒：上人離岳一月，未見賜示，殊深惦念！洗塵法師去衡一旬，迄今未歸，教務無人負責，學生多呈散漫狀態。重九學生登高，於水簾洞，惟亮月不幸，墜岩斃命身死，至為淒慘。靈濤老法師睹此情形，特召開教師及常住職事聯席會議，惟會散之後，仍無人負責，定超老和尚，要孫負完全責任，孫忖無力，懇上人早日返岳，免致散漫也……孫明心頂禮，古十月初二日。」學院無人負責，學生所以慘死，學生如此散漫，有失教育意義，予本想休息三月，今非返家不可，學生之課程等等，均不能完全上了，此實虛喪其光陰，我為彼等之學業與自己的責任感所驅使，恨不能立即化生兩翅，飛到禮堂，馬上集合他們訓話，說出我的內心的放棄他們的歉疚之忱。」（《道安法師遺集》五，p.95-96）

△十二月，與靈根法師經廣州、梧州、穗州等地至香港。於西竺園講「懺悔與和平」。梧州各報均刊佈法到來的消息。（參考《道安法師遺集》五，p.119-）

1949 (民 38) 43 歲

△元月成立私立南嶽覺民大學董事會，法師自任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聘請省議會議長趙恆惕居士為董事會董事長。聶雲臺、黃金榮、杜月笙、杜鎮遠等為董事。擬先創辦文學、哲學、農學、藝術四院，呈請省教育廳轉教育部備案。趙恆惕首捐湖田三千畝、黃金百兩、銀洋千元。

△時毛匪叛亂，時局動盪，物價波動，一日數變。而南嶽為省內文化教育區，學校林立，機關日多。五月各校聯合向寺臨借糧，祝聖寺首當其衝。由國立師範學院領導，偕同地方政府人員來寺者三十餘人，聲言物價波動，教育界無法生活，逼迫借糧。法師立即答允，願將全部存糧，借與分配，惟實際數量及清冊，須三天後方可清查造冊，屆時當另函邀分配。中國佛寺財產，一向不對外公開。嶽市相傳祝聖寺年收租在萬擔以上，故為借糧首要目標。法師當夜召集首座職事會議，商討對策，作成二點決定：一、將本寺近十年收支狀

況製成表冊。二、將當年收支狀況、及存寺倉、外倉糧食情形，詳細列表。並將近五十年來，每年之總帳簿清出，以為佐證。三、定三日內發出請柬，準備六菜一湯素宴五席。四、餐前當眾提出本寺財務報告，決定本寺應捐出糧食多少。法師此一機警明智措施，使一場難以應付的紛擾，在輕鬆中化解，當日竟無一代表再發言借米者。

△任廣西貴縣南山寺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道安法師遺集》七，p.1277）

四、香港客居期（1949.7.6~1953.2.43年7個月）

長老在香港，雖也隨緣弘法，但長老形容這期間「心身不安的生活，不能修學，亦不能弘法，苦悶！」

1949 (民 38) 43 歲

△五月共匪渡江，京滬相繼失陷。法師知大勢已去，乃於端節前夕，召開寺務會議，作應變措施。應遣散者遣散，該分用者分用，一一交代付託完畢，即於端節後偕同學生靈根法師離寺，經衡陽、廣州而抵香港，以避亂。⁷

△七月六日抵香港，初至正覺蓮社，後往青山法界茅蓬定居。

1951年6月13日記，致趙恆惕長者書：「道安來港，初住青山同鄉證無上人之法界茅蓬。去年元月，因生活問題，遷移到元朗妙覺園。其間並住澳門五個月及芙蓉山三個月。……道安所以逃離大陸匪區者有二：一、三十八年四月，當南京淪共時，南岳人心惶惶，四鄉土匪蜂起，綁票殺人，日有數宗，鄉下有錢之士紳被殺者，已有多人。并謠言要綁靈濤、定超、道安之票。全山僧侶為之擔憂不已，均勸安等三人早日離開南岳，否則，後果不堪設想。加之該時國立師範學院內，共匪潛伏份子，趁此機會搗亂，派代表五人向祝聖寺逼借稻谷三千担，來勢兇兇，了不可當。道安此時除應承儘量設法籌辦外，後二日，將祝聖寺自清時代，至三十八年所有收入開支全部帳簿收據搬出，邀請南岳所有各公法團、學校、機關、地方士紳到祝聖寺開會，加以清算帳目，以免南岳淪陷共匪枉殺僧侶。經過此一場清算行動後，捐借之風稍息。結果，國師仍借去五十担稻穀。由此諸端，足見當時社會之混亂，等於無政府、無公理之情形。至今思之，不寒而慄。此為道安離開南岳之第一因緣也。

其次為道安十餘年來，妄想欲赴日本考察佛教動機，有以下十一點：

- 一、親近德學兼優，修證有素之顯密大德，研究密宗及各宗教理。
- 二、搜集我國歷朝流入日本各種佛學孤本，著述文獻。
- 三、研究日本佛教由中國傳入及發展史，近半世紀由西藏、錫蘭之傳入。
- 四、收購日本所有最完整之藏經、圖書、法器。
- 五、考察日本佛教徒之愛國與救國情緒之行動如何？
- 六、考察日本佛教教育發展情形及佛徒所辦社會、教育、文化事業之概況與經濟之來源等。

七、搜集日本自九一八起至一九四五年投降時止，其佛教徒在國內外究竟作何工作？是否有助其軍閥之侵略行為，而違反佛教救人救世之慈悲精神？如確實有，報紙雜誌可作證據。

八、研究日本民治維新以前及以後之佛教有無不同之點。

九、日本佛教與神道教及武士道精神之關係區別何在？

十、日本佛教之組織與制度，與中國、錫蘭、緬甸、暹羅、西藏、印度各國佛教寺院制度之比較研究。捨短取長，以便他日政府返回大陸時，作為改良中國佛教之借鏡。

十一、其他如戰後日本佛教教育，文化事業，各宗匠及出版近況等。

此為道安離開祖國僧海——南岳，欲趁此機會出國之第二因緣也。」（《道安法師遺集》六，p.615-617）

△隨後印順、法舫二法師，亦相繼抵港。

△七月二十三日，請優曇法師講暹羅等佛教徒禮拜與著袈裟等儀式，欲著原始佛教服裝。以為中國化之中國僧服，固為莊嚴，而且殊於俗，然覺色調不和，頗厭之。

1949年7月23日記：「此次到港，每次由青山出，皆到優曇法師處。前晚請講暹羅等佛教徒禮拜與著袈裟等儀式，彼教禮佛、披衣二事。予欲著此等原始佛教服裝之裝束，彼即送予一套由暹羅製回衣裙一套。予甚喜僧服。中國化之中國僧服，固為莊嚴，而且殊於俗，然覺色調不和，頗厭之。自後，當著黃衣——原始服裝之袈裟。」（《道安法師遺集》五，p.224）

1950 (民 39) 44 歲

△法師與弟子靈根法師，皆住青山證無上人之法界茅棚。其處背山面海，環境幽靜，惟房舍、過於狹窄，不適久居。二月二十五日移錫元朗妙覺園，住持為本密比丘尼，住眾有優婆夷寬慧等十人。每逢週末，赴跑馬地香海正覺蓮社為週末念佛會講淨土法門，講稿多在華僑日報發表。

△法師出家二十四年以來，以此一年較為清閑。然每念祖國河山，淪入鐵幕，民遭塗炭，教被摧毀，偷生海隅，度殖民生活，心甚鬱鬱，唯以詩禪安命。

△當選香港佛教聯合會理事兼秘書長。

△十月報名參加英文學習班，作初級學生。為英文弘法作準備。

1950年10月27日記：「荃灣舊街十七號B有湘聲君，主辦勵進英文及數理專修班招生。我化了一元報名費報了名，又繳元，一月的月費，加入第三C組作初級學生。這一組一共三人，兩個小到十五歲的上海小孩，他們已學好發音與捺音的三日工作，並開始第二課的課程了。我今日去，無形中已覺趕不及，好在同住的牟君可以為我補習。湯瑛、曇鉢等，均認為予好學有勇氣。而智輪、智岳、智芳三人倒覺得四十多歲的師父，還去同小孩學字母起之英文，不免有點那個。我久有此決心，但沒有機會，此次如無他變，宜苦學。每週五小時，下午七時至七時四十五分止。幸距山不遠。李君自云，浙江杭州人，曾浙大歷史教授，又任貴陽某中學校長。淪陷後，怕共黨清算，即到香港，為元朗某中學辦理一切備案手續完備，即被減薪。本來原校長許以教務主任職，每月薪金三百元，減為一百八十元。辭該校職務，以一百八元作資本，購三講桌，黑板及租房子，現有學生六人，我是

其中的一個。分 ABC 三組，A 組十五元一月，B 組十二元一月，我乃 C 組，十元學費一月不算貴。」（《道安法師遺集》五，p.404）

△法師生活極困，曾身無分文達已二十日，又需匯款接濟大陸的父親——彼岸和尚。乃告覺光、優曇二師，自後凡有佛事願意參加。自嘆：「從今破『寧坐蒲團饑餓死，不作人間應付僧』」之戒！環境迫人，無可如何耳！」（參見《道安法師遺集》五，p.422）

△11 月起，於正覺蓮社開示淨土法門。

1940 年 11 月 17 日日記：「晚正覺蓮社規定星期六念佛會，請予開示，臨時擬「淨土法門在科學上之根據」。內分二大節：一、根據天文學之證明決定有西方淨土。二、根據物理學之證明念佛者絕對可以往生淨土。因今日科學發達，知識分子多輕視譏毀淨土為迷信之舉，或為消極厭世之舉，一併說明之。同時禪宗與三論宗對於理性念佛之淨土法門，加以說明。

1951 (民 40) 45 歲

△仍住妙覺園，日為信徒講經，聽講者三十餘人。間亦至觀音山講經。此期間與優曇法師時相過從。

△二月十三日起，方便掩關三個月，一則修養身心；一則集中意志，專事於讀書。每晚禮佛一百三十拜，持誦無間斷。

△1951 年 5 月 26 日日記：「華僑日報載：本港新聞，跑馬地正覺蓮社作第五十次週末念佛會，請南岳佛教學院院長道安法師作學術性講演，講題為「佛學中二道之比較研究」云云。今晚來此念佛者有了如盤等十餘人。予講演時間，一點二十五分鐘，茲錄大意如后：人生無論智愚不肖，貧富貴賤，男女老幼，統治與被統治者，皆不能無痛苦，所以釋迦牟尼世尊，捨皇位如敝屣。孔子說：富貴於我如浮雲。凡此種種，莫不在求其心之所安，離苦得樂而已。釋尊為達到徹底的離苦得樂之究竟目的，所以毅然決然而出家學道。吾人學佛之意志，亦莫不在求離苦得樂之道也。佛學中關於離苦得樂之方法與過程，不出自力的解脫與自他力兼施之二種，因此龍樹所作十住毘婆沙論第五卷易行品中，專明自他力之易行道法門者。該品明十地中之初地後，修行之退轉，難行道則難免艱困不退轉；易行道則全憑彌陀與自力方便求生淨土，則一生取辦，不致退轉。此種不退轉之方便易行道，為淨土中數千年統治中國佛教信徒之一大勢力。就普及言，整個一千一百二十萬平方公里，凡有井水飲處，皆知阿彌陀佛之名。淨土宗傳播之廣，人心之深，於此可見一斑。學佛本大丈夫事，即孔子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之工作，只不過一世而已，學佛人則不然，學佛人之意志是誓願，是「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在時間上，如三大阿僧祇劫。在階位上，要經十住、十信、十行、十回向、十地等五十二位。如上萬仞高山，須一步一級，慢慢地往上爬。在修行方面，要難行能行，難忍能忍，難捨能捨的六度萬行，實行與自心及外環境作殊死不屈的犧牲奮鬥精神，才能達到解脫的目的。而且這麼遠久的目的，實在是難得可怕的。例如七地菩薩的忍辱與捨心，是經二大阿僧祇到的鍛鍊，但因八地向他乞眼之故，尚退道心，可見菩薩道之難！何況我等凡夫呢？所以十疑論去：「於五濁惡世，無量佛所，求阿鞞跋致，甚難可得，蓋言娑婆塵境粗強，五欲障蔽，難於

入道，故名難行道。」法華經提婆品云：「智積菩薩言，我見釋迦牟尼如來，於無量劫，難行苦行，積功累德，求菩薩道，未曾止息。」由此種難行之道，而逐漸進級入解悟之階位，猶如由香港陸路步行到北冰洋，恐怕百分之九十九會中途而廢，或死於非命。我國六朝時代大德高僧到印度取佛經，猶有「去人成百歸無十」之艱苦死亡，況成佛耶？此之所謂難行道。反之，而以信願行具足，并宣揚佛法，清淨戒行，全憑彌陀願之他力與自念力之合作，得速至不退之解脫，一生取辦，但得一生淨土，即不退轉。此種說法，恰如渡海有船，由空中有飛機，由陸路有火車、的士者然。為能由香港乘飛機去北冰洋，現雖屬探險之性質，然其在時間與空間之縮短，在經濟上而論，誠不可以道里計了。十疑論：「謂憑信佛語，修行念佛三昧，求生淨土，復乘阿彌陀佛願力攝持，決定往生，故名易行道。阿彌陀經云：「極樂園土，眾生生者，皆是阿鞞跋致。」大品經云：「不退轉故名阿鞞跋致，是人為諸魔所動，更無退轉。」教行保證六曰：「於安養淨土，入證果名淨土門，云易行道。」十住毘婆沙論易行品云：「至阿惟越地者，行諸難行，久乃可得……或有以信方便易行，疾至阿惟越地者……有易行之道，疾得至阿惟越地方便者，願為說之。」此品說至初七不退住之道，有難易。易行品示其易行之道，別說阿彌陀佛之救濟也。此法雖易行，但在今日科學實驗時代，確又成為易行難信之法。此不但在今日如此，無量壽經云：「若聞斯經信樂受持，難中之難，無過此難。」謂信受無上之妙法至難也。世間善惡等因果雖屬難信，若較一大乘深理猶易信。而凡夫成佛速疾之自力，禪宗與乎他力念佛法門，尤為難信中之難信也。」（《道安法師遺集》六，p.592-594）

△九月七日，台灣定七月十二日為國恥日，因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華民國是盟國，亦是四強之一（英、美、蘇、華）。該日英、美二國與日本簽訂和約，不邀請中華民國參加。⁸

△日本和約的簽署完成，亞洲的反共堡壘樹立起來了。⁹

△中共承認班禪喇嘛為宗教領袖。達賴則僅保留為西藏政府元首名義。

△九月十八日，讀《兩宋思想述評》佩服王安石「天威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倡變法的激烈的行動與思想，實為千古第一人。法師久有革新中國佛教的想法，讀此書感觸尤深。

1952 (民 41) 46 歲

△仍住妙覺園。

△為香港正覺蓮社編輯一〇八週末念佛會紀念特刊。

1952年6月18日日記：「覺光法師已向印順、倓虛二師徵文，為紀念百〇八週末念佛會出特刊，並請余任編輯。」（《道安法師遺集》六，p.868）

覺光法師〈獅子吼威震八方〉：「由於大陸形勢的急遽變化，道安法師來到香港宏法，暫時駐錫元朗妙覺園。……他來蓮社講經說法，啟發社友精進念佛，受其感化者日益增多。並為蓮社一百零八週念佛會主編紀念特刊，以文字般若宣揚淨土法門，廣結法緣，影響至

⁸（《遺集》六 p.690）

⁹參見《遺集》六 p.691-692

深且巨。」（《獅子吼月刊》第 26 卷第 1 期 p.17，道安長老示寂十週年紀念專號，1987 年 1 月 15 日出版）

△九月二十九日，世界佛教聯誼會第二屆大會，在日本東京召開。

△兩年以來，在臺弟子李執中等申請入臺失敗，法師不再打算入臺，想在香港組織「潮音佛學研究社」，並開始擇地建。一則可以安慰與供養父親，再則可以多獲得大陸上共匪的殘酷事實。¹⁰

△十一月三十日（農十月十四日）彼岸公往生。

1952 年 12 月 7 日日記：「今日共收到八封信，其中一封是家信，係吾堂兄茂樟寫來者，報告余血師已於古十月十四日寅時逝世了。余閱及此，以下就不能閱了，眼淚不由自主地湧出來。吾痛恨千里之外，二日一夜的路程，無法返鄉奔喪！吾痛恨共黨之限吾於祖國之外，使吾無法以奉甘旨與煎湯藥，有失人子之道，夫復何言？余父之死，十分之七為環境所逼迫，十分之三是老病。余父在四年前，上下十里峯頭走山路其健步如飛，尤快於余，在匪區統治三年之內，第一把他二座小廟與田產奪去，第二全縣寺院多為共黨摧毀，一切僧尼盡陷於饑餓線上，彼所以憤恨者，非自身之寺產被奪去，而在全縣僧尼之生死存亡無法以救，此為其致死之最大原因。次為佛教，次為家中人不和睦，再次才為個人之憂也。茂樟兄函，係別人代筆者。謂吾父遺囑要火葬，現停棺在堂，準備七日即行火化。並有數位出家人在吾家為吾父誦經。唯最可痛者，即吾父自九月二十六日開始患病之日起，至逝世時止，滴水粒米未進，八苦交煎，至於此極！……為什麼一病十九日之久，從未言及延醫服藥情形？……嗚呼！吾讀茂樟來信之時，正是吾父法身火化骨冷之時矣！嗚呼！吾恨屬極！」（《道安法師遺集》六，p.984-985）

△十二月八日，李執中終於將臺灣入境證寄來了。

△十二月二十六日，靈根法師先往臺灣。

五、台灣弘化期（1953.2.4~1977.1.21 共 24 年）

長老以台灣寶島為基地，法音遍及亞洲十餘國。

（一）汐止僧教育（1953.2.4~1957.2.5 共 4 年）

1953（民 42）47 歲

△二月四日，法師由香港入臺灣，應汐止彌勒內院慈航老法師及靜修院達心法師之邀請住彌勒內院，為寺眾講俱舍頌、百法明門論等。秋，創辦靜修佛學研究班，任班主任。¹¹

¹⁰ 參見《遺集》六 p.948

¹¹ 「我初逃難到香港，環境雖不好，但初時人事尚算單純。到後來慢慢認識人多了，又有點感覺繁擾，於是想到臺灣來。因為臺灣人地生疏，語言又不通，而我的戶口在基隆市郊外深山裏的月眉山靈泉寺，預備在那兒閉關，一面修持，一面閱藏，暇餘則寫點閱藏的心得。這如意算盤自以為總可以如願以償的，殊不知一到汐止看慈航法師，即被慈師與靜修院達心住持所留住。這一來，一拖就是九年了。」（錄自〈修持講座〉，《道安法師遺集四》p.263-264）

性圓法師〈無盡的哀思〉：「憶自民國四十二年春天，我負笈汐止親近您的座下，得到春風沐雨的教化，不但培養了我學習的興趣，也堅定了我求法的志願。道公，您主持靜修佛學研究班時，那種敬業、犧牲的精神和待學生的愛心，我們每個學生莫不深受感動，而銘記在心裡。您那時帶著氣喘，每天要講甲乙兩班的佛學，還要批改兩班的筆記和週記，基隆週日的講經，以及常住瑣事的壓力，使您往往到子夜時分，還傳來深沉的咳嗽聲，關心的同學從窗口望去，您總是還在孤燈下埋頭工作。您為了學生的功課，忘了病，忘了累，也加重了氣喘。問學們不忍心看您喘著氣上課的神情，但您始終不空過讓我們受益的機會，您確實表現了宗教家為教忘軀的犧牲精神。……我在您座下學習，雖然只有短短的一年半時間（試辦半年，正式一年），但那段時間的薰陶，對我是一生受用不盡，而對我的人生觀與人際關係，都有莫大的影響。我能對佛法生起好樂之心，都應歸功於您當時的賜與和鼓勵！」（《道安長老紀念集》p.42-43）

1953年6月24日日記：「為學生改筆記，最傷腦筋，每一本筆記，要花十小時還故不清楚。性圓的較易故，只花五小時。演慈的已花了八小時，還未曾改完。」

性圓法師〈記道公二、三事〉：「民國四十二年我在汐止求學時，有一天達心當家師公佈道公的壽辰，道公只好拿出二百元供眾，外來的學生共封二百八十元紅包，道公堅持不受，推來推去，道公也只好連內眾學生每人送一本精美的日記本，共花三百六十五元。我們不忍心他把錢花掉，他却說：『學生多數是貧困苦讀的，每人用去十元禮金，豈不成了剝削？』」（《獅子吼月刊》第26卷第1期p.47，道安長老示寂十週年紀念專號，1987年1月15日出版）

△三月廿七日，接基隆佛教講堂聘書，為該講堂星期講座講師，從四月五日起，每隔一週講一次，時間是下午七時至九時。後改為每週講。人曰：「基隆法師講經者不少，但未如師之令人印象深刻者。法師說法，能深入淺出，不落俗知見。」

△四月受聘為中國佛教會教育文化委員會主任委員。

△七月應屏東東山寺之請，講經二十一天，法緣殊盛。結束之日，皈依者百餘人。（參見《遺集》七P.1170。）

1954 (民 43) 48 歲

△五月六日慈航老法師圓寂¹²，長老任慈航法師永久紀念會會長。

△主持法雲禪寺佛七。

△十月二十四日，參加法雲禪寺大殿落成玉佛開光典禮。

1955 (民 44) 49 歲

¹²《普門品》講記：「汐止慈航法師，他到台灣，37年來的。他43年死。他就告訴大家。欸！你們要學就快一點啊！我六十歲就要死了，我不會等你們的唷！欸！他真的六十歲就去了。他去了，還寫了有遺囑。下午講經，中午吃飯。吃完飯，寫了這個字：我六十歲，我歡喜而去，你們不要請醫生給我打針，不要摸我身體，給我念觀音菩薩，慈航親筆所寫。他把東西放到席子裏，他就去了。」（道安長老1975年1月，講於台北善導寺，北區大專佛學講座寒假講習會。本文依課程錄音帶聽打。）

△住彌勒內院。

△籌備創辦慈航中學。出版慈航法師全集。

△一月受板橋宏法寺住持（真福）之請，每月到宏法寺主持法會。真福乃於苗栗法雲寺佛七中，聞法師開示而發心參師者。

△開始積極擇地，籌建精舍掩關（法師自居精舍名為「松柏精舍」）。擬定四十二部書之寫作計畫，以「著書欲正千秋亂，浮海思平萬里濤」自勉。

1956 (民 45) 50 歲

△擇地臺北三張犁山下，籌建松山寺。

原命名「松柏精舍」，後改名為「松山寺」。於松山寺建築基地，搭建茅棚，為臨時卓錫處。

△1956年2月6日日記：（覆少虛函）「我的房子建好了，也許會慢慢地變為極少數人修學的地方亦難預料，……我並不是純為自私享受而建精舍，純粹為研究學術和寫作，為人類掘發真理而埋頭故紙堆中，嘔心血，絞腦汁，難道這算是自私麼？我常常抱著一種悲天憫人的愛念和悲願，暫且先完成我擬定四十多種著述中之重要幾種，然後再作其他國際佛教運動的事業。造就人材，也是我生平願力中的偉大目標之一……。」（《道安法師遺集》七，p.1459）

△五月八日，於板橋中山堂講演，題為「佛教的人生觀」。為板橋空前未有的一大盛會。

△1956年7月8日日記：（致融熙禪師函）「弟已在此自建茅蓬，擬作長期（十二年）自修打算……自後擬在學術上用一番功夫，建立一道新的思想衛生防線，務達到思想學術淨化，並且將怎樣使學術思想跟生活行為打成一片，以杜絕哲學家的思想學術與生活行為脫節之流弊。佛教學術，已有許多地方與時代思潮脫節，必須接上。接之之道，非擴大視野不可。這視野必須面對現實，必須把現代科學、政治、經濟、思想、生活、文化、以及各種舊哲學、宗教等，通通加以吸收與批判，而佛學中有不適用於新時代者，亦必須加以揚棄。現代的空間已經縮小範圍，時間也縮短了許多，而學術思想、宗教信仰，亦必須來一個測蕪盪穢，去偽存真的淘汰運動，鑄冶工夫。這運動、這工夫是非常繁重艱辛的，不但要具大刀闊斧的手段，大公無私的態度，還要頂門有眼——正見，如鵝王擇乳始得。你看者事，我做得麼？……」（《道安法師遺集》八，p.1602）

△十二月二十四日，戶口由汐止遷入台北松山區。（參考《道安法師遺集》八，p.1749，1956年12月24日日記。）

△完成《慈航法師全集》。

（二）松山巨剎（1957.2.5~1977.1.21 共 20 年）

1957 (民 46) 51 歲

△籌建「松山寺」與「中國佛教圖書館」。

林傳芳〈哀思與懷念〉1977年初夏寫於京都：「道老在二十餘年前，就有創設國際佛教圖書館的計劃，可惜沒有實現。這因人力的條件不足，不能怪老人家。記得約在五、六年前，中國佛教會成立了文獻委員會，除了預定出版「六十年來的中國佛教」之外，還準備進行好幾種文集的編印工作。道老被推為主任委員，我想道老最熱心幹這類工作，所以是最適當的人選。此後，道老一再來信叫我代為蒐集國內已無，而日本尚可找到的有關資料，特別是太虛大師早年創辦的「覺社叢書」以及「海潮音」的缺本。我和牧田先生相商，結果牧田先生答應願把私藏的「覺社叢書」原刊本全套寄贈，希望能够在臺灣複印出版。其他所欲影印的各種舊刊，牧田先生都極力協助，一一達成願望。現在蒐集到的一些貴重的文獻資料的一部分，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獲得的。」（《道安長老紀念集》

p.140）

△二月五日由汐止搬入臺北市光復路市民住宅暫住。創設週末念佛會，除念佛共修外，並每週六講經、開示。（十二月二十二日遷入松山寺後，改為星期日下午二時至三時講開示與靜修。）

△三月四日中國佛教會理事長章嘉呼圖克圖大師十二時廿分圓寂於台大醫院。

△四月四日法師主持慈航法師永久紀念會第三屆會員大會，勉以實現慈師遺志，認識教育、文化、慈善為佛教三大救命圈。法師與律航法師蟬聯該會正副主任委員。

△五月，出席泰國主辦之佛陀誕生二千五百週年紀念大會，會後並自由訪問鄰近各國。曾會晤柬埔寨政要龍諾等。法師之反共言論，皆刊載於當地各報章，是一次成功的國民外交訪問。從此年起，每年均有一至二次出國記錄。

△七月二日上午 8:30 松山寺舉行破土禮，說偈曰：「農曆六月初五，道場正好動土，晝夜六時恒吉祥，天龍八部常擁護。」說完偈，舉鋤鋤土，遂即開工。

△十二月十五日，主持彰化二林法林寺佛像開光及說法。

△十二月二十二日遷入松山寺定居。籌備兩年之松山寺，到今日始能完成一辦公室，這才可以安定下來，調，如鳥獲得一枝之棲，漸漸圖發展。並擬在此期以二十年之工夫完成四十種著作，以發揚佛教學說與世界現代學術相配合，以光大佛教也。

1958 (民 47) 52 歲

△三月廿五日中國佛教會在善導寺召開「文化書刊座談會」由法師擔任主席。

△四月六日法師為宏法寺新塑釋尊聖像說法開光。

△五月十二日臺中美國華語學校講法師蒞校講演。並贈送該校大藏經一部。

△七月參加中國佛教會環島弘法視導。

1959 (民 48) 53 歲

△三月，十普寺千佛大戒，任尊證和尚。

- △五月十九日清晨五時，舉行慈航菩薩開缸。大師肉身完整，呈玻璃色，五官分明，鬚髮生長，兩手下垂，雙腿盤坐，宛然如生，成為台灣省保存肉身不壞之第一人。六月二十日肉身裝金事畢，舉行奉安典禮（奉安於彌勒內院大殿），用時啓建護國息災法會廿一日。法師自五月十九日開缸至七月十一日法會完滿，在兩月又八天中間，未嘗離開汐止。
- △六月六日松山寺朔望念佛會成立。
- △成立慈航中學籌備委員會，法師任主任委員，正式展開創校工作。
- △八七水災，台灣中南部嚴重受創。八月十二日政府下令，禁屠八天。自後每星期二、星期五各禁屠一天，直到水災恢復為止。
- △參加「中國佛教會視導團環島弘法」活動。
- △十月六日臺北市十普寺護國千佛大戒，法師受請為尊證和尚。

1960 (民 49) 54 歲

- △正式建校，成立慈航中學董事會，法師為創辦人兼董事長。秋季招生，九月第一期學生開學。
- △四月廿九日法師主持慈航法師永久紀念會第三屆會員大會，勉以實現慈師遺志，認識教育、文化、慈善為佛教三大救命圈。法師與律航法師蟬聯該會正副主任委員，當年七月律航法師示寂。
- △五月，為慈航中學募款，組織「慈航法師永久紀念會環島弘法團」，製作慈航法師生平、示寂及開缸後各種幻燈片，講經後放映。因東山寺住持圓融法師邀請，於屏東地區弘法近五十天。
- △七月四日律航法師圓寂。（參見《道安法師遺集》九 p.2123）
- △創設「松山寺佛學研究會」，籌編「疊翠學報」。

張漫濤〈我和道公安法師的因緣〉：「大約四十九年的上半年，一幫子大專學生都往松山寺跑，臺大的楊漢之、張尚德、謝文孫、翁廷樞、蘇念秋等，政工幹校的劉永漢、劉唐茂、易陶天、谷冶心、戴華山、楊炎等，經常都來向道公就教請益。我便向安法師建議：既然有這麼多大專學生，和立、監委員、國大代表等等常來請益，我們不如乾脆組織一個佛學研究會，定期討論和講演，豈不是對寺、對大家都有益嗎？道公非常贊同，即著我與朱世龍（立委）、程文熙（國代）、蕭春溥（安全局委員）、蕭家點、趙亮杰、易陶天等協商組織，不久組織成功，由我負責實際推動，每月定期舉行討論會一次。大約一年期間，再由我負責籌編「疊翠學報」，以作為發表演討會的文字，亦是臺灣唯一高水準的佛教學報。可惜只出一期，後因我出國留學而停辦。當時的佛學研究會，對臺北的教界、學界來說，是有些一影響的，也相當有聲有色，一年間是從未間斷的。」（《獅子吼月刊》第十九卷第一期 p.13，道安長老圓寂三週年紀念，1980年1月15日出版）

臺大教授黃公偉〈追念道安老法師圓寂〉：「五十三、四年，我開始參加了由道公主持的「佛學研究會」，每月集會一次，達四年之久，我從未缺席。在此會中，我們十數位居士朋友，輪流作專題報告……」（《道安長老紀念集》p.170）

張尚德〈從幾件小事看道安大師的偉大——敬悼一位愛國反共的宗教領袖〉：「

我第一次見道安大師，是民國五十年，那時他住在松山寺的茅棚內，約了立法委員朱世龍、國大代表程文熙、香港人生雜誌負責人王道、易陶天博士、張曼濤博士，還有其它少數幾位人士吃飯，商討在松山寺共同研討佛學問題。大家決定，每星期由一人作一次演講，不久，這數人演講所成的集子出版了，集名『疊翠學報』，胡秋原先生接到這份學報時說，臺灣是有人在作事的：『疊翠學報』就很好。」（《道安長老紀念集》p.232）

1961 (民 50) 55 歲

△出版《二力室文集》第一輯。

張漫濤〈我和道公安法師的因緣〉：「五十年初，我的留學入學許可寄到，開始辦理出國手續，道公則適時要出席在泰國召開的世界佛教友誼會，希望帶點他自己的著作去，要我替他編一本東西，我於是一邊辦手續，一邊趕緊搜集資料，在短短的三個月內，替道老趕出了一本《二力室文集》第一輯。這本書的文字，完全是我替他老決定的，那篇文章該選，那篇文章不該選，我毫無保留地個人當家，選好後送給他老看，他滿意地點點頭，然後說：「既然你選了，你就乾脆替我寫篇序文吧。我最近太忙了，自己也不用再說什麼話了。」（《獅子吼月刊》第十九卷第一期 p.13，道安長老圓寂三週年紀念，1980年1月15日出版）

△六月十一日，法師第一次晉山升座為善導寺住持。（任六年）

△法師向內政部陳情，轉請行政院飭令國防部，將部隊佔用善導房舍用地立即遷出，並且請求將日據時代神社所有廟產，交發寺廟使用。這一件困擾佛教發展多年的糾紛，終於圓滿解決。

△六月二十二日朱鏡宙因年老多病，臺灣印經處交由法師接辦。

△七月十八日法師歡迎寮國佛教代表團蒞臺訪問。

△九月，支助東勢壽光精舍擴建。

△十月，歡迎香港佛教觀光團回國參加十月慶典。

△十月底，宜蘭靈岩寺風災慘重。法師及臺北諸山長老，特假大龍峒平光寺，為之啟建藥師法會七天。

△十一月，參加佛教界第一次到金門勞軍（根據相片上的日期）。然，成一法師文章中所記，則為五十一年。

成一法師〈道安法師的十大德行〉：「我們五十一年在金門勞軍，超度「八二三」陣亡將士的法會上，他擔任了敲鈴子的工作。敲鈴子在法事當中是一個最卑微的職位。那次同去的法師都是高僧，誰也不屑屈就該職，而道老竟毫無所謂地擔任了。可見道老心胸之豁達了。……我五十一年倡導組團到金門勞軍，並為「八二三」砲戰三週年，舉行陣亡將士超度法會時，他第一個報名參加了，並捐助相當數目的勞軍經費，使佛教界第一次到金門勞軍盛舉能以順利成功。」（《道安長老紀念集》p.13，17）

△十二月，接收「今日佛教雜誌社」。

△十二月十日起，于善導寺舉辦「佛學講座」，邀請學者演講。

1962 (民 51) 56 歲

△一月七日，法師歡迎西藏格賴達吉活佛抵臺。

△二月二十五日，《疊翠學報》印出發行。

△四月十五日，《獅子吼月刊》復刊，發行遍及海內外。並創立獅子吼文庫，發行各種論著。

靈根法師〈我終於沒有讓道公的慧燈熄滅〉：「想起了道公，每每使我沈湎於無窮無盡的回憶中。道公一生，只知一往無前的獻身如來家業，對於像「金錢」那樣的俗物，從永不遑計及。因此，自己想到要做什麼，便會立即放手去做。甚至別人遭遇了困境，或向他提出一個構想，只要是和弘法有關的，他永遠拒絕不了，也一向未想到過要去拒絕。

從外表上看，道公是一位活躍於教界而又熱心的人，但是除了熟識他的人之外，很少會知道他的經濟狀況經常處在極度的拮据之中。道公辦《獅子吼》，可說已傾其全力，每當他面臨經濟窘況時，總有人好奇的探問緣由，而所獲得的答案，多數是：「都喂了獅子了。」（《獅子吼》第 25 卷第 1 期，pp.1-3，民國 75 年 2 月 15 日。）

林傳芳〈哀思與懷念〉1977 年初夏寫於京都：「道老旅日期間，有一次和幾個人的閑聊中說：「他雖然關聯的事業多，但各有專人」負責，所以他什麼時候倒，都不會有什麼影響。接著又說：「他一旦倒下後，可能「獅子吼」會受到影響。」故只擔心「獅子吼」，其他都沒有什麼挂意。當時，大家只是領首靜聽，現在回想起來，道老對於佛教文化出版事業的觀念，是何等地深且遠！一生致力於佛教文化工作，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掏腰包刊「學報」，印「文庫」，無一不是犧牲自己，成就他人，利益羣生。」（《道安長老紀念集》p.138）

△五月三日法師陪同泰國高僧柏達摩阿迦路伐、柏庫亞倫等參觀中國佛教三藏學院。

△五月九日，韓僧孫京保教授來訪。

△五月十一日，金獅影片公司全體演員及明星依止法師歸依。

△五月三十日，接受泰國公共衛生部次長桑伽博士訪問。

△六月二十五日法師參加自由中國佛教界追念泰國僧皇圓寂法會。

△八月二十日，主持南投蓮光寺佛像開光典禮。

△九月二十六日，接「私立中國文化學院中國文化研究所聘書」（51）中院人聘字第 08 號，聘為該所教授。

△十二月八日，松山寺大雄寶殿（法王寶殿）動土。

1963 (民 52) 57 歲

△元月五日，歡迎泰國僧伽訪華團來華訪問一週。

△四月二十七日，主持慈航菩薩金身安座（迎入慈航紀念堂），及慈航法師永久會會員大會。

- △五月八日，參加中國佛教會勞軍團赴金馬前線勞軍。
- △六月十五日，歡迎秦王蒲美蓬蒞華於松山機場。
- △七月，北市臨濟寺護國千佛大戒，法師受請為尊證和尚。
- △八月，於花蓮佛教蓮社講演「宗教與人生」並解答「因果輪迴與眾生生死」等問題。
- △十月，臺北中國老人福利協會，省民眾服務社，聯合舉辦老人星期健康座談會，法師受請主講「老年人身心修養」。
- △十二月八日，南普陀佛學院舉行開學典禮，法師致詞，以「知艱難守本分」勉勵學僧。
- △十一月清月法師圓寂，法師主持追悼會。
- △十二月中國佛教會第五屆全國會員代表大會，法師當選為常務理事。

1964 (民 53) 58 歲

- △三月五日起，每週四假菩提講堂講「無明的研究」為期三週。
- △四月，基隆十方大覺寺戒壇，任教授阿闍梨。
- △六月廿一日，民民航公司飛機起火爆炸，墜毀於臺中豐原，全部旅客及工作人員五十七人殞命。馬來西亞第一巨商陸運濤夫婦亦同機死亡。行政院下令新聞局，要請千僧為陸氏夫婦超薦。於善導寺舉行超薦法會，道安長老主祭。並自費護送陸運濤夫婦的靈骨到馬來西亞，以安慰陸老太夫人之傷感，宏揚佛法，修睦僑情。
- △八月十二日，宏法寺住持智宏法師（原名真福）往生於臺大醫院。法師主持一切往生後事誼。
- △九月六日，往二林法林寺迎請如善法師就任宏法寺住持。
- △九月，應臺中慈明寺之請，前往傳授在家菩薩戒。
- △十二月三日，慶祝玄奘大師一千三百年紀念，慶祝會在臺中市佛教會舉行，法師以「玄奘的三不朽精神」為題，發表演說。
- △十二月十六日於碧潭大佛寺晉山升座。

1965 (民 54) 59 歲

- △一月八日，接待日本東京之駒澤大學、大正大學、立正大學組成之三大學佛蹟參拜團，團長（妙經寺住持）山上智光等十六人。他們此次到東南亞各佛國訪問。
- △一月十六日，於碧潭大佛寺晉山升座。
- △聘請靈根法師為松山寺副住持。
- △八月，受聘為中國文化學院哲學系教授。
- △十月，苗栗大湖法雲寺護國千佛大戒，法師受請為教授和尚。
- △十一月四日，法師受聘為中國佛教華僑僧伽代表弘法大會副主委，並兼任美國華僧代表團團長。

1966 (民 55) 60 歲

- △一月廿九日，邀前印度國會議員教友委拉育坦至善導寺演講，題為「釋迦牟尼佛給中印兩國的遺教」。
- △二月四，聘請副住持靈根法師兼監院、恒一法師為維那、智恩為知客、達慈為獅子吼編輯部主編、宏明為獅子吼雜誌社發行部主任。
- △四月十日，越南大使陳善謙夫婦全家七人在松山寺正式歸依佛教。民族晚報刊了很大篇幅，報導此獨家新聞。
- △四月，籌備「中國佛教會青年活動中心」。
- △八月，任中國文化大學佛學研究所顧問。（根據聘書）
- △十月十日，主持宏法寺大殿重修佛像升座。
- △十月十六日，法師被推為「中華民國佛教雜誌界聲討共匪破壞佛教文化大會」主席，沉痛報告共匪紅衛兵在大陸破壞佛教的罪行。
- △十月二十二日，將臺灣印經處之經從善導寺搬運到松山寺，並恢復以往印經出版工作。
- △十一月，世界佛教徒友誼會在泰國清邁召開第八屆代表大會，法師代表中國佛教會出席。

1967 (民 56) 61 歲

- △一月二日，臺北市由省轄市改為院轄市
- △一月十五日，法師連任慈航中學校董。
- △一月十八日，松山寺新塑教主釋迦牟尼佛聖像開光典禮。
- △三月，臺北市臨濟寺護國千佛大戒，法師受請為尊證和尚。（參考《白公上人光壽錄》p.358。）
- △四月廿五日，法師當選為中佛會常務理事。北市臨濟寺護國千佛大戒，法師受請為尊證和尚。
- △四月，善導寺舉辦「佛教文化講座」，邀請專家學者演講。
- △五月六日，飛金門勞軍，名稱「中國佛教界五十六年佛誕前線勞軍團」。
- △五月十四日，應東吳大學美籍教授那祚霖之請晚餐，到有徐子明（東吳、臺大教授）、孫老文、天主教徒，德國人（輔大教授）、定中明（間教徒，現任外交部參事），並約定每週聚會，討論一主題，名為「中國各宗教學說學人座談會」。法師代表佛教，發表多次演講。
- △七月十二日，獅頭山萬佛庵主持佛七。
- △慈明寺傳三壇大戒，任羯磨和尚。
- △七月十八日，法師為「律航紀念堂」主持祝願說法。
- △九月二十三日，「松山寺佛學研究部」舉行復會。
- △十月十五日，善導寺住持交接，法師結束了六年來松山寺、善導寺間的奔波生活。
- △十一月二日，法師及印順、演培二法師受臺中慈明寺禮請，為傳戒三師，法師任羯磨。

△十一月，與慧嶽師簽定協議書，將慈航中學交與慧嶽法師辦理，並由其捐出一百五十萬元償還債務。

1968 (民 57) 62 歲

△三月，任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研究員。（根據聘書）

△五月，出席世界佛教徒友誼會，在泰國曼谷召開之高級文教育會議。會後曾訪問新加坡五十天，馬來西亞一個月。

並於曼谷中華佛學研究社講「心理淨化的方法」。會後考察當地佛教教育，及為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研究基金會敦請理事、慈航中學籌募經費等事，於九月初返國。（參考 1.《華岡佛學學報》第一卷第一期 p247~248，民 57 年八月廿六日出版。2.隆根法師〈懷念道公〉，《獅子吼》26 卷 1 期，道安長老示寂十週年紀念專號 p.26~27。）

成一法師〈道安法師的十大德行〉：「民國五十七年，我曾跟他一同出席了自由越南佛教界在西貢召開的世界佛教僧伽服務社會大會，我們同時被選為憲章起草委員。他曾提出聲援世界被奴役國家之僧伽，使之早日獲得自由之主張，當獲該委員會列入紀錄。（《道安長老紀念集》p.16-17）

成一法師〈幾段難忘的往事〉：「在那次的大會中，道老和筆者都是有會必到，從不缺席的。對所有的報告和議題，必詳力研究與作成筆錄。在分組討論時，我和道老都分派在憲章起草委員會裡，在初稿完成進行討論時，道老的民主思想，在會場大大地發揮了作用，並因此贏得各與會國代表的特殊崇敬。他那慈祥而莊嚴的儀表，給世界僧伽合留下了可貴的典型。一向不大睨得起北傳佛教（因僧侶未披袈裟出席大會）的南傳長老們，自那次起，不敢再輕視北傳比丘了。」（《獅子吼月刊》第 26 卷第 1 期 p.29，道安長老示寂十週年紀念專號，1987 年 1 月 15 日出版）

隆根法師〈懷念道公〉：「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一日，長老為慈航中學籌募經費事，帶同侍者傳起法師，由台經泰到新訪問，我才再度獲得接近長老的機會。記得長老當日下午飛抵新地機場時，受到新加坡佛教總會及諸山與各佛團熱烈歡迎。長老留新預訂為一月多，下榻的地方，初在毘盧寺，後在靈峰，將離去時，則在自度庵。在新遊訪，是演培、廣義、優曇等法師陪伴。請長老講佛法的道場，有佛教總會、毘盧寺、女子佛學院、菩提蘭若、自度庵、妙音覺苑、靈峰、華嚴精舍、佛教居士林、淨名佛學社等。每一講座，均由傳起法師，翻譯閩語。每一處聽眾，都告席滿。長老宏亮的法音，宣示的妙義，使到聽眾生起得未曾有之感。

七月十七日，長老結束新地之行，由我陪同續訪馬來西亞，同行除傳起法師，另有自度庵三位女眾青年，隨行侍奉長老。新馬只一水相隔，有長堤相通。去馬我們用小汽車作交通的，由南馬而上北馬，經新地出發，通過長堤，即到馬來西亞國境了。一路行來，都是直達目的地，省卻不少接轉之麻煩。

在馬行程中，首到南馬的麻都巴轄、麻坡、馬六甲；次至中馬吉隆坡首都，後至北馬的怡保與檳城。這些都是華人較多的城市。

在訪遊中，每到一地，有停留一天，或兩三日。每一停息的地方，都受到當地佛教的寺主與信眾，熱忱的歡迎與接待，尤其少不了的是邀請長老演講佛法，而長老也以感激的心情，開示佛理，飽以法味，用作回敬了。

這一遊訪的過程，雖是緊密的，匆忙的過去，但主客都是興奮的。長途的坐車與奔馳，似乎很辛苦，但沿途瀏覽馬來的風景，長老也即心曠神怡了。而我卻深感陪侍長老是難得的，尤其分享到長老最勝佈施的法味，應是我最大的收益，欣感且不暇，何苦之有哩。」

（《獅子吼月刊》第 26 卷第 1 期 p.26-27，道安長老示寂十週年紀念專號，1987 年 1 月 15 日出版）

△八月，受聘為中國文化學院哲學系教授。（根據聘書，應為「中華學術院佛學教文化研究所指導兼理事」。）

1969 (民 58) 63 歲

△二月五日至三月二十五日間，於松山寺閉關四十九天，目的是謝客寫文章，電話也不接。中午送一次飯，早晚均不送東西，只送開水兩次。但人事繁忙，找者太多，雖掩關仍無法完全與外面斷絕書信與遠地來之訪客。（錄自《道安法師遺集》十一）

△三月十三日，受聘五指山觀音寺住持。（錄自《道安法師遺集》十一，p.3004。）

△四月八日，應香港佛教聯合會之請抵香港，參加水陸法會及演講。五月十三日返臺。

△六月，出席在越南西貢召開之「世界佛教社會服務國際大會」。

△出席在泰國曼谷召開之東南亞文化會議。

△應修慧法師邀請，任竹北菩提蘭若之「菩提佛學院」導師。

1970 (民 59) 64 歲

△一月十日至三月十日，應瑞今長老之請，訪菲律賓，廣開法筵，並為慈航中學經費籌募。自立、唯慈二師大力護持。在菲國過農曆年。

△二月十八日法師在菲律賓宿務宏法三天，題為「佛教積極的人生觀」、「怎樣學佛」。同月二十二日為宿務普賢中學新廈落成洒淨典禮。

△三月二十五日，赴香港，參加僧伽會。

△在松山寺設立「續明法師紀念會獎助學基金會」以輔助清寒有志向學學生之深造。

△十一月十九日，歡迎世界佛教服務社會協會主席釋心珠上座來華訪問。

1971 (民 60) 65 歲

△一月，赴泰國曼谷參加泰國僧皇葬禮。

△二月，北市臨濟寺護國千佛大戒，法師受請為尊證和尚。

△三月廿一日，榮任玄奘寺住持，晉山升座之日，專誠前往致賀者緇素四眾及政要名流，在三千人以上。

△創辦「北區大專佛學講座」。

道安長老（大專佛學講座緣起）：「民五十九年冬，焦國寶、李吟新居士，陪淨空法師到松山寺幾度相商，擬請松山寺主辦大專佛學講座，於每星期日，為北部大專院校研究佛學諸生，專門講授佛教聖典。研究結果，暫定每一學期，講授佛學十四週，由淨空、智諭、道安法師擔任教授。並召集北區各大學研究社負責人會議，推選學員長，決定開課日期，乃至安排課程，發通知等籌備工作。自六十年春開學，迄今六十三年春，不覺已七學期，前後結業者二千四百多名。本年四月七日起，名稱由「松山寺大專佛學講座」改為「中國佛教會大專佛學講座」，地點也由吳興街松山寺遷至忠孝東路紹興北街中國佛教會三樓大禮堂上課。中國佛教會地點適中，交通方便，禮堂廣闊，參加聽講者更為踴躍方便矣。」（1974.9.15《獅子吼月刊》p.19）

△四月一日，松山寺法王寶殿舉行落成典禮。自五十一年十二月八日動土，訖今完成。

△五月七日，法師出席全國佛教徒反共必勝大會，致詞指出：一切宗教為著他自身的生存，必須反共。

△五月八日，為泰國摩納曼妮官拉瑪夫人傳授沙彌尼、比丘尼戒。這個自三羯磨、十師登壇，完全與南傳佛教授戒法相同者。為中華民國有始以來，為一個人授具足戒者，松山寺是破天荒第一次。

△主持「六十年來中國佛教」之編纂工作，並環島主持預約事。

△六月，為籌備淨土叢書出版，親至本省南部，徵求助印。

△八月，任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名譽理事長。（根據聘書）

△九月，慈善寺三壇大戒，任

△十月八日，出席在韓國漢城召開之世界佛教領袖會議，法師任憲章委員會主任委員。

△十月二十二日，為慶祝蔣公八五華誕，松山寺舉辦書畫展。

△法師有感於臺灣佛教信徒眾多，桂殿蘭宮，遍佈寶島。寺宇建築款式，保持古代藝術傳統之美。兼以高僧碩德，悲天憫人之精神，均應有以傳提。又當復興文化推行之際，特組織「臺灣佛教名剎編印委員會」，編印《臺灣佛教名剎》專集一書，以供國內外各界人士欣閱參研。乃囑託朱蔣元從事。調查工作自本年開始，朱氏父子在數年間陸續出版了《台灣佛教名剎》八開本共四集，最後一集於1974年11月15日出版。由於收集的圖片相當多，對於光復後的這一段僧侶活動提供相當好的見證。（參考：1.道安法師〈台灣佛教名剎序〉；2.闕正宗〈關於臺灣佛教寺院調查之出版概論〉佛教圖書館館訊 第二十一／二十二期 89年6月網路版。）

1972 (民 61) 66 歲

△一月九日，受聘為中華佛教居士會導師。

△一月，臺中慈善寺傳授三壇大戒，法師以羯摩和尚之尊，親率二百多位新戒子徒步托鉢，響應冬令救濟。

△二月，出版《淨土叢書》。

△應屏東的東山寺住持天機法師之請，擔任東山佛學院院長，因事繁不克經常到院，院務由教務主任晴虛法師分勞代理。

天機法師〈懷念道公長老〉：「（民國）六十一年因敬慕道行之高，崇仰德望之重，特禮請為東山佛學院院長，俾能時常恭聆法益。」（《道安長老紀念集》p.10）

△三月五日至四月三十日，訪香港。除講經、開示外，並為《六十年來中國佛教》搜集《海潮音》等早期佛刊資料，頗有收穫。擬建立佛教文獻資料館。

△三月十二日，英國宣布與中共正式建立外交，互派大使。與台灣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

△五月一日，主持台中慈善寺佛七，以「真為生死，發菩提心，以深信願，持佛名號」作開示。

△五月十一日，歡迎泰國副僧皇柏拉長老來華訪問，於善導寺設宴款待。

△六月十二日，自動參加由泰皇親自主持泰國故僧皇火葬典禮，為泰國佛教界增進兩國邦交。

△八月二十七日，于斌主教訪松山寺，法師舉行茶會招待，並邀請學者、大專學生參加盛會。雙方皆發表宗教聯合作國民外交之誠意。

△九月，主持蓮光寺佛像開光典禮。

△十月八日起，法師於松山寺大專佛學講座，宣講八識規矩頌。

△十一月十一日，為促進中韓兩國文化之交流，及佛教藝術之共同發展，以「中國佛教會文獻委員會聘書」聘請「韓國佛教藝術訪問團」到台訪問。

△十一月廿四下午，中國佛教會暨臺北區各寺院，在中國佛教會活動中心，聯合歡宴日本佛教訪華親善團。常務理事道安老法師的即席致辭，並就廿餘年來臺灣佛教蓬勃發展狀況，及毛共摧毀大陸佛教之事實，作一客觀之對比。

△十二月，屏東東山寺三壇大戒任羯磨和尚。

1973 (民 62) 67 歲

△中日斷交。

△應邀參加祭天祭祖大典擔任陪祭。

△二月，出席中華倫理、科學教育協會籌備會議。

△三月十四日，飛抵澎湖傳在家菩薩戒。于戒期中講授三歸、五戒及優婆塞菩薩戒。

△四月十日至十六日，臺中慈明寺傳在家菩薩戒，任羯磨阿闍黎。

△法雲寺假臺中佛教會館傳戒，任教授和尚。

△四月十四日，主持玄奘寺三大慶典，文教名流參與盛會。

△七月（廿七至八月十七日，為了想阻止日本佛教人士與中共接近）組織中國佛教慶賀代表團，法師任團長，出席在日本橫濱舉行之「日華佛教關係協會」成立大會（大會推選道安法師為副會長）。

林傳芳〈哀思與懷念〉：「道老於民國六十二年七月，率團出席在日本橫濱舉行的「日華佛教關係協會」成立大會。這是道老的第一次訪日。團體於七月三十日抵京都，第二天我

就到京都大飯店去拜見他。他說要和牧田先生見面，當晚即與牧田先生取得聯絡，八月一日早晨，我陪道老同往滋賀縣下的牧田先生主持的念佛寺。中午前，我們到達時，牧田先生穿袍搭衣，在佛殿前迎接。我們在那裡吃午飯，參觀書庫，傍晚時分，再回到京郁。八月二日，一行離京都他去，我因學校有課，未能送行。」（《道安長老紀念集》p.137）
△冬，臺中慈明寺冬季傳戒大會，法師受請為羯磨阿闍黎。

1974 (民 63) 68 歲

△三月廿八日，再度受聘住持善導寺。

△四月，經眼科檢查，患白內障。

△四月（七日至廿三日，為促進中日佛教友誼），組織訪問團，參加日本曹洞宗大本山總持寺開山瑩山紹瑾禪師六百五十週年忌辰紀念。

林傳芳〈哀思與懷念〉：「六十三年四月，道老率團赴日，參加曹洞宗總持寺開山瑩山紹瑾禪師六百五十週年忌辰紀念法會。時值春假，我正率領一群日本學生來臺訪問三月二十八日一同往善導寺參加道老的晉山典禮。那時道老告訴我，四月初要到日本去。然而，道老等訪日團體抵京都時，我尚在臺灣，所以這次沒有在日本見面。」（《道安長老紀念集》p.137）

△日本與毛共簽訂日、中航空協定，中華民國於四月十七日宣佈並通知日本航空公司。如果日本政府與毛共簽訂航空協定，立即停止華、日航空飛行。

△五月十七日，與靜修院商彌勒內院管理，聘寬裕為永久住持事，並定六月晉山。

△八月，出席在泰國舉行之中華佛教研究會議。

△九月，「大專佛學講座」遷到善導寺，並改名為「中國佛教會大專學佛講座」。

△十一月，台中萬佛寺三壇大戒任，任羯磨和尚。講「沙彌律儀要略」。

△十一月十三日，連任第八屆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

△十一月十九日，主持宏法寺地藏殿落成。

△十二月二十日，為豐原神岡明光寺重建落成典禮開光。

1975 (民 64) 69 歲

△四月，於善導寺主持總統蔣公七七佛事。

△四月，華崗報恩小築傳在家菩薩戒，任羯磨和尚。講三歸、五戒。

△六月二十四日，泰皇送東山寺佛教支會佛像一尊，法師代表接受。

△七月，應邀率團參加日本「日華關係協會成立二週年慶祝會」，並訪問考察日本教務。

七月十五日，先抵韓國漢城，訪曹溪宗總務院，討論結合中韓佛關係促進會團結問題。

林傳芳〈哀思與懷念〉：「六十四年七月，道老率團參加在日本舉行的「日華佛教關係協會」成立二週年紀念大會，並考察日本教務。七月十八日下午抵達京都，二十日上午離去。七月二十八日我又趕到東京去，跟隨團體訪問各處，直到八月五日，一行離日回國為止。這次是我二十餘年來，與道老接觸最頻繁，談敘最長久的一次。

同年十一月，道老再率領團體赴日參加日本靈友會釋迦殿落成典禮，這是道老第四次，也是最後一次的訪日。十一月十一日下午，一行抵達京都皇家大飯店，因為聯絡得不好，我到晚上八點以後，才找到他的宿處。一見面，道老即說想拜訪一下牧田先生。我隨即撥電話到念佛寺去，可惜明天牧田先生不到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上班，而道老已約定明天要訪問大谷、佛教兩所大學，無暇到念佛寺去，遂打銷了這一計劃。第二天上午，道老等訪問大谷大學，下午訪問佛教大學均得到兩所大學負責人的懇切招待，並參觀圖書設備，感到滿意。因為第二天我學校有課，不能再來送行，所以在晚上十一點左右，我便向老人家告別。誰知道這一告別，竟成了終生的永訣！」（《道安長老紀念集》p.137-138）

△八月十六日，參加萬佛寺大專佛七。

△天機法師〈懷念道公長老〉：「民國六十四年於基隆月眉山靈泉寺，協助傳授在家菩薩戒，公任得戒和尚，當時公患眼疾（白內障），每看書要貼近眼睛，才能看到，還是不辭辛勞地為戒子講解三皈，五戒，在家菩薩戒，是真具有菩薩的犧牲精神。」（《道安長老紀念集》p.10）

△十一月八至十六日應邀率團參加日本靈友會，新建釋迦殿落成慶典。

△十二月一日，搬遷入玄奘寺閉關。並於中央日報上公告啟示，因患嚴重白內障，已辭中佛會常務理事職，定於十二月一日赴玄奘寺閉關作長期休養。（但不久又被勸請出山。）

1976 (民 65) 70 歲

△二月，率團出席在泰國召開之世界佛教徒友誼會第十一屆六會。携英文版《中共對宗教的迫害》千冊，分發各國會員。

△出版《中國大藏經翻譯刻印史》、《中國大藏經雕刻史話》、《中共對宗教的迫害》（分中、日、英文三種版本）、《二力室文集》一至三集。創辦獅子吼出版社。

△晴虛法師〈讚仰一代高僧的風範〉：「六十五年夏天靈泉寺為了紀念汽車道路開通，以及天王殿重建告成，擬舉行水陸大齋萬緣法會和傳授菩薩戒，就請求安公主持這場戒會，時間擇在六月天，而他老竟也不辭炎陽天氣的懊熱之苦，一口就欣然答應了我，使我非常感動。他在山上戒期裡，從開始到正授，每天要為戒子們講開示，或上堂，也是够勞累的，而他閑時還要趕著寫東西，很少休息，可以概見他老為法之勤！」（《道安長老紀念集》p.85）

△七月八日至二十五日，中心診所住院，白內障開刀。

△七月十日，清嚴真身，被請回新店海藏寺。

△八月，中日佛教關係促進會，與日華佛教關係協進會，在臺北松山寺聯合舉行成立三週年慶祝大會，由法師主持。到有內政部、中央黨部貴賓百餘人。

△法師被推舉為靈峯學院院長。

△十月，受晴虛法師之請，任「靈峰正覺學院」院長。

△任《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監修人。

張漫濤〈我和道公安法師的因緣〉：「那是六十五年的夏天，安法師勸我接受朱蔣一克的邀請，編選標點佛教藏艦，我在他老的數促干，答應了這件事，並提議組編一個出版委員

會，由星墨、悟朗、成一、慧嶽、陸道、開種諾師及他老本人等共間組織一‘委員會、成董事會，我忙了差不多半年時間，最後因意見不合解散了，在此情形中，我祇好另起爐灶’單獨成立了大乘文化出版社，計劃出版「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在出版社成立之前，和安法師商議，由他做發行人，我擔任編輯，經濟由他籌措，我負責搜集資料及所有社務。安法師也同意了，可是後來又碍於出版發行人資格的考慮，（也許他老也考慮到經濟問題）他又辭却了，要我一人負責，他從旁協助，開出經費仍由他設法，於是我只好請他老擔任監修人，其他一切自己負責。」（《獅子吼月刊》第十九卷第一期 p.17，道安長老圓寂三週年紀念，1980年1月15日出版）

△十一月七日，主持玄奘寺大規模的歸依典禮，歸依信徒多達一五〇餘人。歸依者，有黨、政、教育、工商各界，還有學生，大陸與本省均有。地區多為臺中縣大肚鄉與彰化市、臺中市、南投者。

△十一月二十五日，泰國前副總理巴博前往松山寺恭謁法師，歡度其六十五歲生日。

△十二月初，受龍湖庵禮請，任千佛大戒羯摩和尚。

△十二月二十八日戒期圓滿，當日飛返松山寺，準備傳受在家菩薩戒。

△十二月二十九日晨三時許，夜起跌倒丈室，因而示疾。

靈根法師〈懺悔〉：「道公從龍湖庵回來的那天，也就是六十五年十一月初八日。在未回臺北之前，當天連打三次長途電話，囑韓先生代籌三萬元送去銀行，否則，就要退票了。當時我在口頭雖未說出來，在內心確實很不痛快。因為我的忠心耿耿，為他承擔了六百萬元的債，曾幾何時，如今又在開支票調頭寸，如果再過三年或五年，豈不是又要負六百萬元的債，長此下去如何得了？到了晚上七點鐘左右，看見他樓上的燈光亮了，我已知道道公回來了。想起白天的長途電話，我是在和他賭氣，見了面怕一言不合，又要抬扛吵架划不來。所以沒有上樓去看他，沒想到初九日早上八點半鐘，始發覺他跌倒在寢室，身上只著一件棉毛衫，冷得全身發抖，當時的情景真叫人心酸。從道公生病到圓寂，我始終未能跟道公說過一句話。我真該死，我親近道公四十二年，留下一個終身的遺憾，永遠不能補償的歉疚，我該如何的向道公懺悔？」（《道安長老紀念集》p.126-127）

澹思〈道安法師示寂前後〉附靈根法師致演培法師的信摘要：「六十五年是道老的七十大壽，本想傳一次千佛大戒，可是機會被崗山龍湖庵捷足先登，不得已，只好在七十大壽期間舉行一次小規模的傳授在家五戒和菩薩戒，等到六十七年輪到松山寺有傳千佛大戒的打算。在他未做生日之前，他自己安排十一月初八日從龍湖庵回來，初十日松山寺舉行彌陀佛七，十七日是他的生日，十八日即開始傳授在家五戒菩薩戒，同月廿四日圓滿。為了他自己的生日，初八日龍湖庵的戒期剛結束，當天就乘飛機趕回臺北。回到松山寺之後，已經是下午七點多了。在龍湖庵一個月之中，當天乘飛機來去，曾回臺北三次，如此過度的勞累，體力上的透支使他不能支持，到晚上三點半起來小便時，便跌倒在寢室地板上，曾經四次想要爬起來，四次被跌倒，結果在地上睡了五個多小時。到初九日早上八點半，韓凱還以為道老辛苦了讓他多睡一會，不敢打攪他，於是在窗口向裏面一瞧，才發覺道老跌在地上爬不起來，立刻從窗口爬進去，將他抱上沙發椅上用棉被裹起來。當時的氣溫只有十二度，冷得他週身發抖。我立刻將醫生請來，為他量血壓打針，醫生說：高血壓二百四十度，左邊半身中風，非住醫院不可。吳醫生是他的弟子，醫院是自己的，於是就住進了醫院。經過三天的療養，病況稍有起色。我去醫說探望他，他正在睡覺，我對韓凱說：等

師公醒來之後告訴他，說我來過了。佛七中已請真華法師代替主七，十八日師公可能不會那麼快好，傳授在家戒的得戒和尚應該請誰代替？他在病床上說：不必請誰代替，十八日以後我可以出院自己去。當時我很高興，以為真的他自己回來做。一次能吃一個蘋果，吃一碗麥片還不够。十六日晚上暖壽時，由醫生護士陪他回松山寺接受信眾的禮拜供養，坐在輪椅上，與大家在一起吃壽麵，談笑風生。十七日再從醫院由醫生護士陪他回來與大家在大殿上共吃午齋，醫生護士推他回醫院時，他還在輪椅揮手答謝。但第三次回松山寺與三師見面時，在輪椅上對新受戒的弟子們講話，突然自己哭起來，大家都以為這不是好現象，從此病情一天比一天惡化。……。」（《道安長老紀念集》p.261-262）

1977 (民 66) 71 歲

△一月六日（農曆六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法師七秩大慶，師友及四眾弟子至山拜賀者數千人，法師扶病回山，接受祝賀，並致謝詞，精神尚佳，狀至愉快。隨後由醫護人員陪同返回中西醫院。

△一月二十一日（農十二月初三）凌晨五時一刻，捨報生西。

遺體安置松山寺法王寶殿，供四眾弟子及生前好友瞻仰。法師面安詳，如入禪定。每天二十四小時，輪流念佛至三七。

黃崑山〈道安恩師南來桂林弘化簡述〉：「弟子鄒林清，住永和鎮，六十四年九月至善導寺拜別赴港，師囑明年彌陀佛聖誕傳戒前趕回，遲恐不能再見也，由此可以證明道師早已知道他過去及未來之事。」（《道安長老紀念集》p.207）

△法師生西後，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法師圓寂的消息，傳遍了臺灣每個角落。當天的晚報和電視皆有報導。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日本、美國等，凡是法師足跡所到的或未到的地區，都知道法師圓寂的消息。（參考靈根法師著〈道安長老紀念集弁言〉。）

生西後紀念活動

1977 (民 66)

△ 二月，法師往生念佛三七圓滿，坐缸安厝於松山寺後山。

1978 (民 67)

△ 十月，松山寺後山之道安長老紀念塔完成，長老安厝於內，供世人永久瞻仰。

2007 (民 96)

△ 一月七日，法眷西蓮淨苑（道安長老之徒智諭法師創建）舉行百齡紀念活動，包括道安長老文物展、懷安音樂會、懷安集出版、懷安紀錄片及籌設道安長老網站等。

附錄：

一、道安長老自述經歷

△道安長老 1954 年 12 月 22 日日記：

「茲將二十年來工作經歷列後，以記雪泥鴻爪一斑而已。

- 一、出身湘南佛學院肄業（民十九年）。
- 二、南岳佛學研究所畢業（民廿一年）。
- 三、民十八年岐山仁瑞寺知客。
- 四、南岳祝聖寺講習所所長（民廿一年九月至廿二年四月）。
- 五、柳州立魚峯主持兼武鳴起鳳山主持（民廿二年四月至廿三年七月）。
- 六、十方佛國寺監院（民廿三年六月至廿四年三月）。
- 七、南岳佛學研究所教師（民廿四年四月至廿七年十月）。
- 八、大本山二學園教授（民廿七年十一月至廿八年七月）。
- 九、柳州佛教居士林導師（民廿八年八月至廿九年）。
- 十、廣西省佛教分會理事長（民廿九年六月至卅八年四月）。
- 十一、廣西省佛學研究會會長。
- 十二、獅子吼月刊社社長兼發行人（民卅年至卅二年）。
- 十三、桂林十方祝聖寺開山（民卅一年至卅四年）。
- 十四、桂林棲霞寺住持（民卅四年至卅六年）。
- 十五、桂林月牙山住持（民卅年至卅三年）。
- 十六、衡陽十方佛國寺主持（卅二年至卅五年）。
- 十七、祁陽林象山山長（民卅二年至卅五年）。
- 十八、南華戒律學院教務主任（民卅五年）。
- 十九、湘、桂、黔鐵路總局佛學研究會導師（民卅六至卅八年）。
- 二十、衡山縣佛教支會常務理事（民卅六至卅八年）。
- 二一、南岳祝聖寺寺長（民卅六年六月至卅八年四月）。
- 二二、湖南省佛教分會理事長（民卅七年）。
- 二三、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設計會委員（民卅五年）。
- 二四、廣西貴縣南山寺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民卅八年）。
- 二五、衡山縣私立覺民小學校董事長（民卅六至卅八年）。
- 二六、南岳佛學院院長。（民卅六至卅八年）。
- 二七、香港佛教聯合會理事兼秘書長（民卅八至四一年）。
- 二八、中國佛教會教育文化委員會主任委員（民四二年四月）。

二九、靜修院佛學研究班班主任（民四二年元月）。」
（《道安法師遺集》七，p.1276-1277）

二、〈道安法師簡略年譜初稿〉由來

澹思〈道安法師示寂前後〉：「在他（道安長老）去世前的數個月，他積極的促我為他辦兩件事：一是他老在陰曆十一月十七日滿七十歲，擬在七十歲這一天出版幾本書，其中一本祝壽論文集，他希望是純學術性的，囑我為他編成，徵稿亦要我負責，找一些對佛教真正有研究的學者撰寫稿子。……我答應了他老，並且在極短的時間，邀請了十數位海內外的佛教學者寫稿，不久，我就收齊稿子準備發排了，可是他早年的情形，尤其是出家前，這段歷史無人知悉。從前在南嶽時，我只聽說，他是和父親同時出家的，其他就一概不知了。詢問靈根法師，靈根法師說也不太清楚，本來這個年譜，我原想請靈根法師編寫，因為只有靈根法師最够資格寫這個年譜，他跟隨道公身邊，至少有四十年了。從南嶽到香港，再到臺灣，他一直都沒有離開過，那麼他對道公的了解，當然也最深，以一個了解道公最深的人來撰寫年譜，這自是最適宜不過。可是靈根法師都推辭了，原因是，他手邊也沒有資料，僅憑記憶，並不能撰寫年譜，只能寫寫印象，這當然不行，再加上他是松山寺的監院，忙不勝忙，也無暇執筆。在這情形下，我只好轉求他老自己動筆，把年輕時那段資料寫出來，中壯老這個階段，只要有資料可查，我就叫學生代筆，然後請劉國香(圓香)居士代編。這樣好不容易，催請了兩個月，才把年譜的初稿趕出來。」（《道安長老紀念集》p.251-252）

1976年11月4日日記：「張曼濤電話催交七十年年表，已大概做了四十年，還有在臺二十多年與六歲以前事，記不清楚了。」（《道安法師遺集》十二，p.3542）

1976年11月21日日記：「上午及下午，整理年譜初稿，至十四年止，擬在三日內校畢，然後交劉國香整理付排版。」（《道安法師遺集》十二，p.3559）

1976年11月25日日記：「晚，將年譜從民國十五年至四十八年，加以整理，以便明日交張曼濤處理。入臺後，有許多事忘記，將由張曼濤與劉國香二人去找臺灣各佛教雜誌中教訊欄詳查。」（《道安法師遺集》十二，p.3562）

1976年12月2日日記：「張曼濤、劉國香、慧珠、韓凱、黃景岳等均來善導寺內敘。並將年譜稿交劉國香辦理。」（《道安法師遺集》十二，p.3572）

參考資料

- 1.《道安法師遺集》，1980年11月出版，道安法師遺集編輯委員會編，道安法師紀念會印行。共十二冊。
- 2.《道安長老紀念集》1978年1月11日出版，道安長老紀念委員會編。
- 3.《獅子吼月刊》1940年道安長老創刊於廣西佛教會，民1962年於台北松山寺復刊。
- 4.道安長老日記手稿，聖南居士提供，未編入《道安法師遺集》中。
- 5.《道安法師法脈傳記》徐孫銘、文平志、王傳宗合著，2008年太平慈光寺出版。